

岩崎榮著  
汪靜之吳力生譯

# 廣田弘毅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汪岩  
力靜崎  
生之榮  
譯 著

廣  
田  
弘  
毅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1 5731 8

## 譯序

讀者諸君如問爲什麼要譯這本書，那答案是很簡單的：日本正在積極執行它的大陸政策，我們遭遇着這政策之執行的民族，無論抗拒與否，都有對這執行國及其權力階級加以認識的必要。讀日本聞人的傳記，可以幫助我們的認識。

二、六事變的幸運兒廣田弘毅，他是以現代日本二大政治主潮的政黨資本主義爲父，軍部法西斯主義爲母而誕生而長成的權力。謂有才有學又有「德」。在國內，上與軍部財閥下與浪人武士均通聲氣。並且足跡遍歐美。很識得一些世界大勢。廣田的榮達，完全是由堅強的意志刻苦奮鬥成功的。他年紀很輕，還是五十餘歲的孩子（就日本大多數首相的年齡說，廣田是孩子。）體格也強健。因爲他一身具有這許多優越的條件，所以更特別值得我們的注意。在某些點上，很可以供我們國難期中的愛國青年作爲反省的資料。

近年來日本的首相很不容易做，討好了政黨就得罪了軍部，順從了軍人就疏遠了財閥。廣田也許在什麼時候會下臺，但是廣田下臺，誰來都還是一樣。並且廣田可以下臺，廣田所代表的日本一般權力者的思想，所代表的要從鄰國頭上找出路的態度，以及從廣田身上反映出來的日本內，在諸矛盾的發展，是依然存在的吧。

這本廣田傳不是年譜體的傳記，而是一本生動的寫實小說。像寫電影脚本一樣，作者用簡短的對白和動作深深劃出了書中諸角色的性格，生活和時代。如說那種「某年某月某日生於某地……」的舊式傳記是死傳記，則這新形式的傳記是活傳記。對於讀者，活傳記顯然比死傳記的效果要大。

這譯本書最感吃力的地方，是福岡的方言。如果沒有日友野太郎先生夫婦的指教，遇到這種地方時，就簡值譯不下去。我們應該在這裏向兩位說聲「有難」(謝)。

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

783.18  
582

2

# 目錄

序詞.....一

天日沉沉.....三

少年時代.....七

春寒.....九

大慈大悲.....一四

金榜第一名.....一九

莫逆交.....二二

目錄

一

孔子的信徒……………三二二

參禪……………三五

青年時代……………四三三

尖頭笠……………四五

梁山泊……………五二

天女降臨……………六八

日俄風雲……………七六

滿洲旅行……………七九

白衣之國……………八三

假職工……………九三

一朵花……………九九

日俄戰爭……………一〇九

壯年時代……………一二三

松和葛……………一二五

花燭之夜……………一三四

外相有兩位……………一四四

榮達時代……………一五三

大顯身手……………一五五

孝悌忠信……………一六〇

鬱金香……………一六五

鬪氣……………一六八

廣田弘毅傳

四

萬人矚目……………一七四

歡騰的家鄉……………一八〇



# 序 辭



## 天日沉沉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春寒刺骨，東京籠罩在大雪之下。那叫賣日報號外的鈴聲，把日本的心臟打得動也不動了。全日本國民的神經都在恐怖之下凍結了。有的人叫着說：

「世界的末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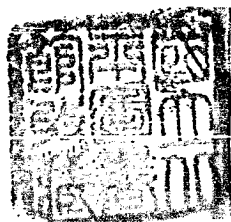
又有些人報告說：

「政府大員、權門豪富都被慘殺了。」

忽而又有人報告說：

「銀行交易所的鐵門都關得緊緊的了。」

天日沉沉



於是，一切的買賣都停止，街巷也不見行人的影跡。入夜，銀座一帶的燈光也沒有平日那麼輝煌；一部分的市民遺棄家中的財物，扶老提幼，接踵的避難去了。

天氣愈來愈冷，雪花愈落愈大，終於積成了又白又厚的一層。

無線電不傳達這大事件的真相。

報紙也不登載片言隻字。

有的，祇是令人寒悚的槍光劍影。

這神聖的帝都終於發布戒嚴令了。

完全像廢墟一般，白晝的丸之內一帶充滿淒慘的氣象；竟連人影也不見了。

電車，公共汽車，汽車都絕跡了。在這空虛之都裏，可以聽得見的只有警備人員的馬蹄聲。

不安和焦躁的空氣，一天比一天濃厚。

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交通也完全斷絕了。東京完全變成了一個死的都市。

連叫賣號外的鈴聲，也聽不見了。

「聽到鎗聲時切勿驚惶！不要出外，在家中找一個與鎗聲方向相反的厚壁下面坐着！」

無線電傳音機終於發出了這最後的警告。

這樣，一個星期的日子就像流水一樣地逝去了。

這是無政府的一個星期。

——無內閣的一個星期。

在這號稱世界文明強國的日本，一切的政治機構竟會停止到一星期之久，這又有誰能料想得到呢！

可是，東京終於重見天日了。

號外的鈴聲響遍了全市。她拿什麼傳達給朝夕不安的市民呢？

——天皇下大命於廣田弘毅了——。

呵呵！市民們算是鬆了一口氣。

「廣田做內閣總理了。很好。事情解決了。」

這時候，全日本的九千萬國民大概沒有一個不這麼想的吧。

於是，在那驚天動地的歡呼聲中，廣田就被迎出來擔當了這所謂非常時日本的 Pilot（飛機駕駛者）的任務了。

# 少年時代





## 春寒

「松……松毛柴（註一）」

——累極了——

「松毛柴……」

——怎麼也不行了，唉，天色就要暗下來了。今日是賣不掉了——。

「松毛柴。」

叫得臉也張紅了。

「松毛柴，松毛柴。」

悲涼的叫賣聲，從寒風裏消失了。

這是一個十來歲的苦兒的叫賣聲：他身穿破舊的短衣，肩上挑着兩籃松毛柴，一邊走，一邊叫。

前面的橫街裏，忽然走過一個同樣賣松毛柴的女子。

『松毛柴呀——松毛柴。』

這卻是像唱歌般的叫賣聲。

『賣柴的！』一個主顧招呼她。

『唔，每次蒙你照顧，謝謝你。』

她的生意是一下子就做成了。

於是這孩子心裏暗想：

——在柴字底下加上一個『呀』，把聲音拉長來倒很好呢，讓我試試看：

『松毛柴呀……』簡直像哭出來了。

『嘿，這小鬼那裏來的？』

一個強蠻的野孩子，領了五六個小瀉三從橫街裏跳出來。

『喂！哭哭啼啼，你是那裏來的？』

「從鍛冶町（註二）來的。讓我走過去吧！」

「再叫一聲看，松毛柴呀那麼地。」

「請買吧！」

苦兒默忍着，縮了縮身子，想要走過去。

另一個孩子在他的扁擔端上用方一推，不許他走。

「要買松毛柴嗎？」

「算五個銅板倒擔（註三）給我們吧！」

自然不行。苦兒嚙着唇不說話。

「喂，要是不識相，別想走過這條街！」

「什麼，這裏莫非不是公家的路？」

苦兒一雙眼睛瞪着敵人們有點像不在意中似地。

「不要不識相！大家打！」

「唉！」

一個從背後走過來的傢伙，捧了一碗大石頭，摔在苦兒的籃中。

那一頭的籃兒反跳起來，比頭還高。松毛狼藉地散落在地上；慌忙地想去收拾，這一頭的籃兒卻被遠遠地拖走了。

在這十二分的屈辱和橫蠻之下，苦兒再不能隱忍了，一反手抓住扁擔，正要向那爲首的壞傢伙撲下去時，卻不知從什麼地方跑出了另一個少年。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拳便把那爲首的壞蛋推倒水溝裏了；並嚴聲厲色責罵其餘的孩子：

「哼！你們還算是日本的男兒嗎！賣松毛柴的，一點沒有罪，你們竟可以這麼拼攏來欺負他！真卑鄙！」

五六個孩子都默默不敢作聲，呆若木雞地立在那裏。

「豬糞，滾開吧！」

大聲地叱喝了一聲，這少年便俯身給收拾柴片。

「謝謝」

「那有這話，喂，到別條街上去賣吧，這邊的孩子壞得很呢。」

「謝謝」

「路上當心點」

「謝謝」

了聲：  
苦兒挑了擔向西走，走不多遠回頭看看，那少年還立在十字街口目送他。他就點點頭致敬，說

「再會」

那少年這麼招呼了一聲，便搖搖手不知向那裏去了。

(註一) 引火之雜柴的概稱。

(註二) 町與我國之市鎮街等字相當。

(註三) 倒擔卽盡其所有都買去。

## 大慈大悲

暮色四罩，淺白色的梅花發出一陣陣的香氣。

寒風颯颯，撇過玄海海面，水花乘風而進。賣松毛柴的少年走過舟町，大工町，大名町而至福岡市的中心，向鍛冶町的自己的家裏走來。

卡聲，卡聲——的打石的聲音在冷巷中流動。少年的家是一間貧寒的打石坊。

垂頭喪氣走到門前，這時附近的隣居，已在溫柔的燈光下吃着快樂的晚飯；而自己的父母卻還在簷下忙碌着工作。父親刻石，母親背着小弟弟在磨石。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妹則啼飢號寒地立在亂石裏。

「喔，丈太郎回來了？」

寡言的父親停了手，溫和地說。母親也就吃了一驚似地抬起頭來。

「賣掉一點嗎？」

「一點也賣不掉。」

「噢。」

這是父親的答語。母親則默默地重新磨着石。

丈太郎把擔兒掉在柴間裏，洗了足，走進那破舊的榻門內的小房間裏去了。這裏朝着斑剝的牆壁放了一只古舊的棹子。棹上堆着這孩子抄寫用的教科書原本和一些紙頭。紙頭都已經寫滿了字，沒一張空白的。

少年坐在棹前，兩手支住垂着的頭，室中沒有點燈。

教科書是從小朋友那裏借來抄寫的，因為自己家裏實在太貧苦，買不起教科書，也沒有錢繳學費。就這麼在家裏自習着。

他的父親是宮崎附近的一個貧農的次子，少時進這鍛冶町的一個也是很窮的石廠裏當學徒，因為老板看得他起，就給他娶了同町的一個生計也很拮据的索麵（註一）店裏的姑娘，夫婦就

算是老板的養子養女，就在這寒苦的生活裏，首先生了丈太郎，丈太郎之下還有三個弟妹，生計艱難，差不多是吃了中飯不知晚飯從那裏來的光景。

所以，丈太郎雖進了初級小學，但不得不中途退學。父親知道孩子的教育非常要緊，母親也很賢慧，丈太郎的成績又那麼好。所以無論怎樣喫苦，也想節衣縮食給他在小學裏畢個業，可是現在是三個銅子的紙費也不寬裕，不得不叫他去賣了松毛賺錢來買紙。

松毛一些賣不掉，再加受了那無理的侮辱，在丈太郎的小小的胸膛裏充滿着悲憤，差不多要脹裂了似的。

母親走進裏頭來，聽聽自己的孩子一點聲響也沒有，房裏燈也不點，於是推開他的榻門看看。  
「喲，爲什麼在這裏哭？」

「哦哦哦……」

「什麼，肚子痛嗎？」

「不。」



「蠢子！」

母親像晴天霹靂般大聲叱喝着。

「自己連爲了自己學問上用的錢都賺不來，就算不了是一個男子漢。你記記古代偉人的苦學故事看！世上那裏有哭哭泣泣會出山的人的呢？松毛柴賣不掉，便心灰志餒，這樣是隨便怎樣也不會成一個大人物的。不如自殺了來得好！」

母親這麼嚴正地責備他一番之後，便又回到工作房裏去磨石了。

——我的兒呀，原諒我吧！可憐給人家譏笑，欺負母親不是鐵石心腸呵。完全是爲你們着想呢。咬緊牙去奮鬥，將來給我們爭口氣才好呀！——

這個願望自然而然的從胸中活躍起來，淚像熱水一樣地涔涔而下。

母親所磨着的石頭，是父親已經刻了「大慈大悲」四字的地藏王菩薩的碑碣。偉大的母性愛的熱淚就一滴一滴在這大慈大悲的碑文上。

父親，默默地刻着石，不時舉目望望妻。

突然聽見丈太郎在房裏引吭高歌着：

——皇國武夫は

如何なる事をか務むべき

唯身に持てる爲眞心を

君と親とに盡すまで——（註二）

這是氣慨激昂的『黑田節』歌。

百感交集的母親，這纔寬慰了一點。

這個少年丈太郎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後來擔當這所謂非常日本之首相的廣田弘毅。

（註一）素麵——亦稱麵絲、麵條。

（註二）大意係君國武士應以赤膽忠魂事君孝親。

## 金榜第一名

筑紫的天空，盪漾着五月的薰風。這是男兒節的端陽日。廣田少年在街上叫賣着束粽子用的箬葉。

各個小朋友的家，屋頂上都高高揭着鯉幟或畫了將帥的旂幟，（註一）在風中飄揚；只有備不起一條旂幟的廣田爲了要賺些買筆墨的錢，是在向這些人家「箬葉呀箬葉」地兜賣着。

有了過去賣松毛的經驗，這次的成績倒頗可觀。

二三日之間賺了半塊錢光景，這在苦兒的心裏，好像是滿手握了黃金；去買了早就要買的文具，得意洋洋地進了學校。

有時也去替出喪的人家做做旗幟，（註二）賺幾個錢來補湊。

小朋友們的冷笑輕視他都不在意中。

但是，這被着污穢的白色儀衣，拖着『匹塔匹塔』的稻草履，肩上背了長長的旗竿，在葬列前面用勁走着的苦兒。誰又料得到五十年後會做一國的總理大臣呢！

不過，他的家境終於比較鬆動一點了。

賢明正直而又勤勉的一個家庭，終於起了一種興隆氣象。

店裏的工夥和學徒都增加了。工人們着了寫有『石德』二字的標號的工衣，打石磨石的聲音傳播於街巷，呈出異常的活氣。

廣田這個孩子已經不必做旗童或賣簪葉，也可以買得起筆墨了。

話雖這麼說，可是父母仍舊不能不做工，早上在晨光曦微中起來，做到晚上近隣早已睡了覺纔止；做得滿身都是石粉。

廣田這孩子所有各科的成績都很好；寫字更具有天才。

跟同市的書法家高律武人老人學字後，就更寫得一手好字了。於是父親所有石上要刻的文字，都叫這孩子寫。現今大名町水鏡天滿宮社前的那塊碑，就是他在小學時代寫的；小小年紀能寫

得這麼的好字，沒有一個人不驚奇。

附近人們，對於這個沉默柔和而內心蘊藏着強力的孩子，都抱着敬畏之心期望着他的將來。

「德平家裏鳶竟生了鷹（註三）了。」

他們都以這種表示意外而又畏敬的俗語相互談論着。

可是廣田這孩子卻大不以爲然，每次聽到這種話，心裏很不高興。他對他們竭力抗辯說：

「有這種怪事的嗎？不是鳶生鷹，是鷹生鳶呵！」

唱着螢光窸雪的校歌，慶幸他已在小學裏畢了業；並且隨着家運的興隆，他又以金榜第一名考入福岡市西郊的修猷館中學了。

這時，他纔改名「弘毅」，丈太郎算是他的乳名。

（註一）日本俗以端午爲男兒節，家家皆爲男兒懸幟紀慶。

（註二）卽在出殯行列中背旗的童子。

（註三）鳶生鷹意卽青出於藍。

## 莫逆交

是進中學校的第一日。

始業式完了以後，走進教室一看，大家的席次都已經排定，教師打開點名簿依次點名。

廣田對那自己隣席的少年還未打過招呼，就好像對這少年的相貌存着特殊的關心，使他心中暗想起了些什麼。

這少年身材高大，眼珠烏溜溜地儘是轉動着。

「平田和夫」

先生點到這名字的時候，這少年就猛然地立起來，高聲回答道：

「到」這聲音差不多震動了整個的教室。

「可以不必那麼大聲回答。」先生加以注意地說。

「是」又是一樣的大聲。

弄得大家都忍不住笑，可是廣田卻儘是凝視着這少年的雄赳赳的臉。  
下課後，廣田邀這少年到校園的櫻花樹下去了。

正是櫻花盛開時節。

「你就是平田君吧。」

「哦，是的。」

「我是廣田弘毅。」

「噢，好一個名字。」

「也沒有什麼好。」

「可是你是榜上第一名的吧。」

「你也不是第二名嗎？」

「這樣，我們應該做個好朋友了。」

「是。但是我不得不感謝你呢。你是我的大恩人。」

「噢？你說什麼，我們不是初次見面嗎？」

「不，實在五年前你已幫助過我。一次我在街上賣松毛柴，受一班壞傢伙的欺侮，你不是憤然出來幫助了我嗎？」

「啊！那時候……是，那就是你嗎？」

「是的，感謝感謝，感謝得很。」

這時廣田小小的心，受了這恩義的感動，眼淚潸潸而下了。

「原來就是你嗎？」

平田一面這樣說，一面馬上去擁抱廣田。

「謝謝。實在感謝得很。」

兩個少年，在櫻花片片散落之下緊緊地合抱着。

「再哭泣着，人要來啦。」



『是，不哭了。』

兩人並肩地在石上坐下。

『從今以後我幫你的忙吧。』

『幫什麼忙？』

『賣松毛柴的忙。』

『我已經不賣松毛柴了呢。』

『那麼，賣什麼了？』

『已經可以什麼也不賣了。』

『成了富家了嗎？你家裏？』

『不，沒有成富家，但中學是可以讀得起了。』

『噢，這很好。我的家裏雖然也貧寒，吃是有得吃的。我們要好好用功纔是。』

『正是。那末你中學畢業以後想做什麼呢？』

「做軍人。你想做什麼？」

「我也想做軍人。」

「那麼，大家都是軍人。好！一同做軍人，一同去打仗吧！」

「好極。但是，如果軍人做不成又怎樣呢？」

「那麼，就做政治家。」

「我也是這樣，我想做一個頭山先生那樣的人物呢。」

「哦，加入玄洋社吧。那樣，也許可以做成頭山先生那樣的人物。」

「好，加入玄洋社吧，明天就加入。」

「不和父親商量商量嗎？」

「用得着商量嗎？一定贊成的。」

「那麼就加入吧！」

不知不覺間，日漸西墮。兩個少年就這樣像夢一般地交談着，在這第一次的交談裏結下了莫

逆之交。

是櫻花落盡，綠葉滿樹之時。

廣田和平田兩個中學生像親兄弟一般親密地用着功。晚上就到玄洋社的明道館去練習柔道（註一）。

一個晚上，兩人從玄洋社回來，平田提出了一個奇妙的問題，他說：

「明治維新以前生的人最便宜呢。因為有了幕府那種顛覆的東西可以給他們去推翻，所以纔能表現他們的忠義。現在是不能表現我們的忠義了，幕府既已消滅，中國又衰弱不值輕輕一擊。怎麼纔好呢？」

「正是呢。」

廣田一邊這樣回答，一邊心中思索。

「什麼都不行呀。要實行孝行，父母又都頑健得很。從前做父母的才有趣呢。他們會在嚴冬叫

兒子到雪野去掘筍來吃，又會叫兒子去臥冰求魚。(註二)現在做父母的再也不會叫兒子做這般困難的事了，這真沒有辦法呀。」

「結局，只有爲國宣勞纔能成全我們的忠義和孝行了吧。」

「是，不錯，除此沒有其他辦法。」

廣田聽了朋友的這種妙論，心裏很喜歡，忍不住大笑起來了。

「把我肚皮也笑痛了，我們講別的事情吧。」

「那末，好，你以爲福岡縣出的人物誰最偉大呀？」

「現在的從前的？」

「不論古今。」

「那是人材如雲，我所最佩服的是平野二郎。」

「噢，你知道他嗎？」

「知道的。他是從前的人，明治維新英雄之一。」

「怎見得他偉大呢？」

「他是實際指導王政復古運動的頭腦。在他年輕的時候做了人家的贅子，並且生了小孩，但是憤於當時國事腐敗，堅抱勤王救國的決心，然而又沒有名目可以丟了妻子，離開這入贅的家庭去爲君國犧牲。」

「討厭哪，這怎麼辦呢？」

「據說他就戴了紗帽，着了直袍，學天神（註三）的模樣，每天在博多的街上一邊走，一邊吹着笛。」

「真有趣哪！笛吹得很好嗎？」

「聽說吹得很好。笛、文學、武術都很高強。可是這麼一來，街上的人都說二郎瘋了，沒有人表同情於他。於是他離去鄉土，不問東南西北，爲國事奔走了。後來幕府的壓迫一天厲害一天，弄得勤王的志士們無置身之地。西鄉先生也已知道將不免於一死。這時候，我們的平野二郎就借西鄉和月照二人逃亡到鹿兒島去。而在逃亡的途中，他也自知末日將至，嘗在深夜回到博多，悄悄地立在

妻家的牆外，窺看自己的愛兒，如此低回不忍去，淚在英雄的雙頰上閃閃發光……這都是在我讀過的書上寫着的。」

兩個少年攜着手，興奮地說着這盡忠報國的故事，不知不覺已走過自己所住的街，走到秋潮澎湃的海濱上了。

千代的松原，月光鍍上了銀色，筑紫浦的波濤傳來玄海的脈動，在沙洲上跳躍。

「好美的夜色呵，噲！我們要學平野二郎。」

平田加緊地握着廣田的手。

「正是！」

廣田抱住平田的雙肩了。

海的對方是大陸是朝鮮，是中國，（註四）是西伯利亞，俄羅斯。

兩人引吭唱着雄壯的「元寇來」歌。

（註一）柔道亦稱柔術，日本徒手搏擊之術。

(註二) 大槓是指我國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故事。

(註三) 天神即祭師，掌司祭祀之官。

(註四) 注意日本的青年廣田以及其他許多廣田是用什麼眼光看中國的！

## 孔子的信徒

寡言篤行的好學少年，數易寒暑，學校的年級也漸漸高了。

——我是什麼？來自何處，去到何方？人生是什麼？——

爲了解決這些問題，他便開始漁獵學校以外的學問，在學校以外尋找先生了。

玄洋社的進藤平太，喜多島淳，月成功太郎，中尾捨吉，諸先輩都很高興地給他做了這種活的學問的良師。

九州有名的宮崎來城先生則教他中國的詩學。

特別是一位名叫海妻甘藏的先生是替他打下漢學根柢的恩師，這海妻先生是私淑藤田東湖氏，承襲水戶學派脈流的風骨稜稜之士。

廣田對於祇讀論語而不懂論語已感不滿足，他孜孜鑽研論語，徹底體會論語。



這三千年前的聖哲，忽然在他的眼前復活了。

廣田在髻髻鬚鬚中向孔子拉過手來，並且擁抱了他。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有一次讀到這章句時，他想原來如此！拍一拍膝頭立起來了。

——這是真理。我將來爲國家盡力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句話當作金科玉律！——他心中這麼很肯定地想着。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廣田讀到這裏時，更覺得孔子這個人，好像是自己身邊的叔伯，不勝愛戴。

他從論語更進一步去研究陽明學說。王陽明的思想，在他看來是一種濟生救民的社會哲學。打破貧富的懸隔，使天下之民無飢色，實現萬民歡悅的理想社會——這是先哲的願望，也就變成了他的願望。

他既生爲貧窮的石匠之子，幼小時候對於父母生活的艱苦自然目睹身臨，他知道世上陷於飢寒交迫的苦難中的父母子女正是比比皆是。唉！「使民無飢色」我將來爲國家服務的時候，應以這「使民無飢色」一語作爲理想。實現這理想的實際行動就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就是這樣的幼年熟讀論語，由讀論語而崇拜孔子，以至把握了這個哲理的中學生廣田弘毅，過了四十幾年之後，果然做了有權實現這理想的日本首相了。並且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語在教導着他的部屬們。

## 參禪

平田來了。

「噲，去學佛法呵？」

對廣田提出了這無邊無際的話。

廣田正在燈下讀論語，隨手把書本覆在桌上：

「到那裏去學呢？」

「光圓寺的大癡和尚是我爸爸的朋友，是一個有趣的老和尚去吧。」

燃燒着求知的欲望，在人生問題中苦悶着的廣田，也就打動心思想在佛法上找點門路了。

「去吧。什麼時候去？」

「就在今晚——現在就去吧。」

平田的腳上是一向生有翅膀似的。

兩人相偕出門。門外是朦朧的月夜。

一步一步走上光圓寺的石階，仰看大殿屋頂，月光映在夜露上，煞像銀流下瀉。邊齋的簷上，梅兒「谷哥」地啼着。

兩人的影兒一步步躍上石階。無論脚步怎麼快也追不上這影兒。

「噲，追得過這影兒嗎？」

廣田突然發出這個奇問。

「那追得過的嗎？」

「那末，畢竟追不過嗎？」

「追不過的。」

「轉身向下走，不就給我追過頭了嗎？」

「你這傢伙，哈哈……」

「哈哈……」

「噲！在夜裏笑什麼？」

邊齋的榻門咕囉囉開了，和尚伸出頭來向兩人叱喝着。

「石級上的自己的影兒追得過嗎？老師父！」

平田大聲地說。

「什麼！頑皮的孩子，喂，走進這邊來！」

和尚讓他倆進來後，便把榻門緊緊地關起來了。那榻門上映出大羅漢般的影子。

「大羅漢呢。」

平田指着影子特意大聲地說。

相對坐下之後，和尚帶着叱喝的口氣說：

「你們來做什麼！」

「來學佛法。」

參禪

平田有點難爲情地，俯下了頭。

「佛法哈哈，什麼是佛法？」

「就是爲請教這個來的。」

「好，先吃吃這饅頭吧，茶吃嗎？」

「這裏的茶苦的不行，吃饅頭好。」

平田從青磁的盤上取過兩個饅頭，一給廣田，一給自己吃着。

「父母未生你們以前，你們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老和尚提出了這一奧妙的問題。

「不曉得。因爲不曉得所以來請教的。」

平田總是用這個戰術應付着。

「這饅頭，你吃下以後變做什麼？」

「變做糞。」

「糞做什麼用？」

「做肥料吧。」

「肥料做什麼用？」

「種米種麥。」

「米麥可以做什麼？」

「澆飯——做饅頭。」

「吃了這饅頭化做什麼？」

「化做糞。」

「糞做什麼？」

「明白了！」

平田拍了拍自己的頭，大聲地叫道。

「明白了嗎？沒有明白吧。」

參禪

「哦。那麼先生——不，老師父，「悟」怎麼叫悟呢。」

「是由隨時隨地悟得的。見桃花之天天，風吹而零落，因而悟得自己的本來面目，是靈雲和尚，掃帚的端兒撥起小石，打在竹林上，發出簌簌的聲音，在這剎那間悟得禪理的，是香嚴禪師。怎麼樣懂嗎？」

「不懂末，吃點饅頭回去吧。」

「不回去了。」

「年紀輕輕只知道取笑人家好，再講一點給你們聽聽吧：這裏有一個老人在路旁休息。又有一個農夫很慌張似地跑過來，問道：「沒有看見牛從這裏逃過嗎？」老人回答說：「呵，有得逃過的。正是從這裏向南去了。這牛是個跛子，後身的左腳短一些的，並且右眼是瞎的，又前牙是脫落了的吧。」農夫聽了這話，有如大旱之見雲霓說：「正是正是，你老人家看得真清楚呢。」「不，我不是眼睛看見的；因為足跡只見三個，所以推想是跛行的。這樣青青的草在路的右旁，但去吃左方的芋蕪，從這裏知道右眼一定是瞎的；從芋蕪上的嚼痕看，又可曉得門牙是缺的，足跡向南，豈不是可以斷



定牛是向南逃的嗎？還有這牛背上，是駝着米的吧，這裏地上落着米粒呢。」怎麼樣？——這就是所謂人類的直觀洞察力啊，無論你有天大的學問，用窄狹的觀念和凝滯的感情，是不能看透活的人生的，能直觀並體會得人生的祕奧，宇宙的玄妙的，便是所謂禪——佛法。懂得嗎？」

兩人在蓆上伸出雙手行了敬禮。

「請再來吧，今天我要睡了。」

一面向石階走下，一面廣田問道：

「平田，領悟嗎？」

「不懂，可是那饅頭很好吃呢。再來研究饅頭吧。」

廣田這一夜睡在床上，老和尚的丰彩映在他眼前，總是不容易成寐。



青年時代



## 尖頭笠

明治年間，日本鄉下的車夫，農夫以及郵差等大都戴一種晴雨兩用的尖頭笠。

頭戴這種尖頭笠，身穿污舊的短衫袴的兩個學生，在一八九七（明治三十一）年的春天徒步到東京。

這便是從福岡負笈進京的廣田弘毅和平田知夫。

甲午中日之戰日本獲勝，全國歡騰，異常興奮。

年輕人受了這種刺激，個個都立志想做軍人。

廣田和平田二少年自然也不出例外，在這年頭，生爲日本男兒，不做軍人還做什麼呢！他倆就由那在玄洋社練過工夫的粗臂，向士官學校遞進了志願書。

然而那用武力奪取來的遼東半島，後來在外交上受俄、德、法的干涉，終於無聲無臭地交還中

國了；兩少年目睹此種事態，心中發生無限的感慨。

「唉，無論軍人的力量怎樣強大，外交上沒有人才也是不行的。用軍人的血換得的土地，已經到了唇邊，結果竟不得不拱手奉還，還是多麼令人悔恨的事！我已經不想做軍人了，我要做外交官！只做軍人，不一定是盡忠報國之道。你以為怎樣？」

廣田手搖平田的肩，把這新的心願說明了。

「對的，好！我也這樣，做外交官吧。士官學校的志願書去拿回來。」

這豪爽的少年，不論什麼只要是廣田的話，無有不贊成的。做軍人的志願，本由自己發議，這時卻又很迅速的去把志願書索回來了。

兩人旋以第四（廣田）第五（平田）兩名的優良成績在中學畢了業，家計雖不甚富裕，幸得雙親的允許，就這麼抱着苦學的決心，戴了尖頭笠，徒步到東京來了。

兩人首先去晉謁鄉黨的老前輩頭山滿先生；他是玄洋社的巨頭，日本的志士。

這是廣田的父親德平，以承辦玄洋社志士的墓碑，經多年誠實工作的關係，知遇於塾長近藤

喜平太氏因而蒙其介紹去晉謁頭山先生的。

豪傑雲集的頭山府上，男女使役對於平常的來客，本不驚奇；可是對於這粗手粗腳，土頭土腦的兩少年，戴了看不慣的尖頭笠臨立門前時，卻不免吃了一驚。不過，既然帶有近藤先生的介紹信，卻又不能不給傳達。傳達之後，忙碌的頭山先生竟馬上引見了。

兩人經過一條廊，走進一間大室。廊下的地板上被踏上了大大的腳印。

威儀堂堂的頭山先生，意外地以象一般柔和的眼光迎接了他們。

「你們到東京來打算怎樣呢？」

在清靜的空氣中，以溫柔的聲調這麼發了問。但，兩人一時都回答不出來。

「想來做什麼呢？」

廣田行個禮答道：

「我們想現在先埋頭用些苦功，將來做外交官。」

「做官嗎，我是最討厭做官和有錢的人！」

頭山先生說時臉呈很厭惡的表情。

「……………」

兩人瞠目凝視着這老先輩的臉；露出不遠千里而來，竟被拋棄了的神氣。

一時肅靜的空氣充滿室中。

年輕人，從老遠的鄉間一直來到這裏，心中滿望老前輩諄諄嚮導，今竟給他們這樣的當頭棒，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所謂國家。」

先輩的語調畢竟緩和下來了。

「國家這東西是這樣的，正像一隻船。如果覺得坐在左舷比較適意，風景也比右舷方面優美，於是大家都羣集在左舷，這時船的運命將如何？不是勢必因右舷太輕而傾覆嗎？做官的養尊處優，誠然很相宜；但是有用之材全去做官，這國家的運命又將如何？所以，我是無論人家怎麼說也斷然要支撐船的右舷，以防沉沒。這纔是我的責任。」



「然而，我也不是絕對反對你們現在去學做官。官要做得好。外交官也行，應該做個與國家有益的出色的外交官！講到當今外交官中可以做模範的，有外交部的政務局長山盛圓次郎。他是一個幹才。可以寫封介紹信給你們去請教請教他。」

這鄉黨老先輩畢竟是氣度溫厚的人。取過座右的信箋，揮毫寫就一封介紹信，交給兩人。於是兩人依然戴着不合時的尖頭笠，並着肩到霞開關的山座政務局長官舍去了。

這世界聞名的日本外交家，以洒洒落落的态度迎接了這兩個鄉下學生。

「喇戴了尖頭笠四方奔走嗎，有趣有趣！是什麼中學？」

「修猷館中學。」

「曾加入玄洋社的吧！」

「是。」

「你的相很好呢。」

先輩深有所得似的注視着平田的面部。

「喔，很好嗎！我的相。」

「好相，像是參禪家的相。從前的大人物，許多的相都是這樣的。」

「禪嗎，曾和廣田兩人學過。」

「噢，禪也學過的，在那裏？」

「在福岡光圓寺的大癡和尚那裏學的。」

「怎麼樣和尚教了些什麼？」

「叫我們不要被知覺所障，不要固執，去直觀洞察天下的萬象。」

廣田這麼回答之後，山座拍了拍膝頭，表示感動地說：

「誠然不錯！真是偉大的和尚呢！你們出發到東京來時，他又講了些什麼呢？」

「不，以後沒有再會面。我出發時曾做了一首詩，請先生指教。」

「噢，做了詩嗎，怎樣的詩？」

「孤劍單衣健馬騎，烟霞遠指墨江涯。蛟龍久非池中物，瞥見滿天風雨時。——是這麼一首。」

詩。」

「氣概多麼飽滿呵！哈哈。是，氣概應該飽滿些纔行。現今確是瞥見滿天風雨的時候。當這時候你們想將來做外交官的，正應該像和尚所說的，去洞觀天下的事象呀！現在日本的外交，正是不得不把中樞神經集中於中國和俄國的時期。東亞的天空中確乎滿天風雨密佈。你們應該專心研究中國和俄國的情形，縱使只有一點點時候也要研究。」

兩人不知不覺間俯首恭聽得出神了。

「好，以後常常來談談吧。」

「是，謝謝。」

兩人便辭出來了。

## 梁山泊

兩人都考入了第一高等學校。並且廣田是第一名，平田第四名。

一高是日本少年的登龍之門，人才雲集；兩個竹馬之交，出人頭地的錄取了以後，馬上跑去報告山座先輩了。

山座備酌祝賀兩人遠大的前程。

與這老前輩外交大官觥籌交錯地同席吃飯，這在兩人是不勝其光榮、感激、而且敬懼。

山座先輩是一個酒豪。只見酒杯不停地起落。

「你們不喝嗎。酒不喜歡喝嗎？」

山座莞爾而笑，把杯子遞給平田。

平田搔搔頭受了下來，山座自己下手給他斟了一個滿杯，平田也就一口氣喝乾，用力呼了一

口氣。

「行嗎？」

「要喝是無論多少也打不動我。」

「哈哈。酒多喝也不好，小和尚，那麼剛纔你說考第幾？」

「第四名。」

「爲啥不考個第二名呢？」

「本想考個第二名的，只怕太用力考上第一名，有蓋過廣田的危險，所以考時斟酌了一斟酌就低了兩三名了。」

「這傢伙真會說話。」

「哈哈，有趣呢。你們好好用功吧！總之，對於中國和俄國的研究，萬萬不可忽略呀！以後，兩人不斷地去問訪山座先生，自然，每次都在無形中受到他很大的影響。」

兩人過了一年的寄宿舍生活。

廣田、平田家境都不能說是富裕。但是他們也很知道儉省，免得父母負擔過重。

廣田打算在什麼地方租間房子作爲簡單的宿舍，伙食也想自己動手。

和平田商量之下，也立刻贊成了。並且邀了福岡的同鄉青木、藤崎、石橋、廣田（謙太郎）四個人也加入。連廣田、平田一共六個學生，就算是這簡易宿舍的創辦人。

廣田和平田每天從學校出來，便到四邊去找房子。

小石川的戶崎町上有一幢適宜的房子，但是不肯租給這兩個異樣的學生。沒有辦法，只得去哀求同鄉寺尾亨博士，好容易纔由博士擔保租了下來。可是總怕房東嫌他們沒有家眷，並且都是粗魯的學生，住不久也許要他們遷移。

平田說，『好，由我去想法吧，』便跑到寺尾的家裏去了。

他唐突地要求寺尾夫人說：

『對不起，請借兩雙鞋給我們好嗎？——夫人自己穿的和女役穿的。』  
等把理由說明之後，夫人也就笑笑借了兩雙鞋給他。

爲了冒充有家眷使房東放心些，把兩雙鞋時時排列在門口。不料有一天房東來了，說：

「我是相信廣田這個人的，人格纔把房子租給你們的，這種古怪的女鞋放在門口是不行的。你們要檢點些纔是，不要引進不端的女子到這裏來吧。」

平田微露怒容看那房東反身走了以後，對廣田說：

「唉，事與願違——廣田，對不起！」

弄得大家一齊笑了。

這個像梁山泊一般的宿舍，廣田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浩浩居」。請副島種臣伯寫一匾額，筆致躍然地懸在大門上。

山座先生也給寫了一個集會室用的匾額；最初寫的是「終始誠」三個字，可是隨後山座先生親自坐了黃包車趕來，在「終始」二字下添寫一個「一」字，便笑着回去了。

至今這個匾額成了浩浩居的至寶。

頭山老先輩也贈了十五圓錢作爲賀禮。

「把這錢拿來作爲慶祝開幕，大家喝點酒熱鬧熱鬧好嗎？」

有人提出這個意見，經廣田的反對後，便把他列入正當的用途了。

廣田又寫了浩浩居的誓言貼在壁上：

一、浩浩居同人誓以志操氣節而結合，以兄弟之情而相交。

二、浩浩居同人誓以和衷自制之精神而圖共同生活之實現。

伙食方面雇了一個老婆婆擔任；至於家主的職務則全在廣田身上。

因爲都是血氣旺盛的少年，飯食都像餓虎一般，老是吃不飽的。

「飯來吃呵！我的鹹蘿蔔誰偷去了，哇！」

每逢這麼吵鬧起來的時候，便弄得隔鄰都說，「又在吵鬧了，」「這梁山泊又在叫鬧了，」紛紛跑過來看熱鬧。

紅燒肉這樣菜在他們是一種貴重的佳肴。大家都渴望着這每禮拜一次的紅燒肉 Day

（日）的來到。到了這一日，大家總是圍着鍋子，千箸齊下，狼吞虎嚥不待肉煮熟，一忽兒便吃光



了的。

後來認爲這麼生吃也不是事情，於是大家決議：此後肉未煮熟，不准打開鍋蓋。每次攘臂壓着這鍋蓋的，是廣田弘毅。

「已經好了。還沒有滾嗎！」

「沒有，沒有。」

「唉，真香，弄得我鼻頭痒了！」

「慢慢地！」

大家都握了箸，擺成包抄的陣勢，如臨大敵。

「熟了！」

廣田揭開蓋。

「哇！」

「哇哇！」

梁山泊

突擊強襲爭奪怒吼

往往待廣田放好蓋子來吃時，鍋底連一滴羹湯也不剩了。

這梁山泊經過四個月，到翌年二月因爲人員增加，曾搬移到附近一所較大的房子；自此再經三年，又因需要更大的房子，就搬到小石川的金富町上了。

隨着內容的發達，廣田和平田深覺有籌劃一些基舍的必要，所以決定廣向諸同鄉先輩募捐。募捐冊由平田辦理，冊面寫「浩浩居基金捐募冊」幾個字。緣起由廣田撰擬。

廣田一揮而就。開頭說：

「我浩浩居創立於斯，已歷三星霜，人事基礎牢乎不可拔矣。塾風之嚴且美，更無愧色。惟……。」

末後說明爲鄉黨設立一永久的大塾計，請諸先輩不吝解囊，以玉其成云云。

兩人持此捐冊向四面八方，十圓、十五圓地，倒也募集了相當的款子。

「粗漢叢中紅一點。」

廣田和平田又以優等的成績修滿一高的學業昇入帝國大學了。

兩人入帝大的那一年，適當同鄉久世庸夫畢業出來。久世就是現今的福岡市長。英才彪炳，那時人家都說，「自帝大創辦以來，這樣卓拔的人才還沒有過。」

這久世榮歸故鄉時，就把自己戴舊了的四方帽（註二）贈給廣田。

「噫，廣田，把這送給你。怎麼樣！要麼？」

「唔，要。」

「給你。不過你不可污了我的成績纔是好嗎？成績應該趕上我。」

「謝謝。」

久世戴了三年的舊帽子，就此也在廣田頭上戴了三年。

廣田在大學畢業時，又把這帽子贈給在這年入學的一個後進同鄉名叫高武尚美的。

「噫，高武君，把這送給你吧。」

「哇，多麼醜呀。」

「醜是醜，這是久世兄送給我的。六年間恰恰已經用過兩代的主人了。要嗎？」

「既然是這麼可貴的帽子，那我非要不可了。」

「好，戴起來吧。不過有一條件，你應好好用功，不要污了久世兄的成績纜是。」

「是，謝謝。」

高武君把這帽子戴了三年，可喜又畢業了。現在正在這帽子的初代主人久世市長那裏做參議。講起來豈不是一宗奇緣。

廣田和平田在大學時代，依然是度着苦學生的生活。

這時候的浩浩居，有約莫十五個粗漢子擠住着。廣田算是老大哥，平田算是老二。平田又有一個綽號叫赤鬼，廣田叫青鬼。但這決不是取笑兩人，反之，倒是尊敬的意思。

平田赤鬼每天早上五點鐘第一個先起牀，就是大冷天，也赤條條地一二二操着鐵啞鈴操；操畢照舊赤着膊拿了西文報潛伏到廁所去了。

在廁所裏約莫三十分鐘，把世界大勢看了一通；於是走到井邊破了冰實行冷水浴。

大抵隔壁鄰家就在這時被他吵醒的。沖了約莫十五六桶的冷水，然後施以摩擦，赤鬼便愈加赤了。

「呵，舒服呀！」

赤鬼提了濕毛巾回到房裏，青鬼大抵默默端坐在那裏讀論語。座右的壁上貼有用大字寫的「偉大哉孔子。偉大哉孔子。孔子，孔子。」的紙條。

「喂，偉大的孔子子孫呵，可以打掃打掃房間啦！」

「唔。」

「今天換一換棹子的位置吧。」

「又要換了？」

「所謂明窻淨几哪，移到這邊窻下來，這麼放着吧。」

意誠然明矣，然而几是裝煤油的空木箱，淨是談不到。

甯人很做人家不買棹子，用功時就坐在這木箱前，把膝頭伸進箱內的。

「嗯，你昨晚到月成先生家裏去過囉，看見小姐在嗎？」

平田覷着廣田的臉發出這個奇妙的詢問。

「有，有兩位呢。」

「兩位不會有兩位吧。」

「不騙你的。是從家鄉的宗像郡福間叮來的，說是也要在東京用苦功力圖精進，另一位就是這麼一個可敬的姑娘呢。」

「喔，真的嗎。比月成先生的千金，誰漂亮些？」

「都漂亮。」

「那麼你——」

「什麼？」

「那麼那個新來的苦學姑娘，總得快點找些事情做囉？」

「是呀，說是想一面做事一面用功。」

「有一個適當的事情呢。」

「有適當的事情，就幫幫她吧。」

「幫忙是可以的。」

「可以雖可以，不過我究竟不是她的家長，傳開去不是要給人講閑話嗎？」

「不要緊，事情商量定，馬上便可以辦，今天學校回來就去和月成先生談談看。」

這天赤鬼平田從學校出來，果然就跑去看月成先生了。

月成功太郎老翁，也是玄洋社的志士。

從前，大隈重信聲威赫赫從外務省正門驅着馬車出來時，預先伺伏在那裏轟然擲下一個炸彈的，是月成功太郎的同志來島恆喜氏接着擲下第二彈，致大隈於死命，待在那朦朧的白烟中發見來島已經自殺，遂合掌爲之禱告的，便是這月成功太郎。

月成翁後來就挈眷來京，在小石川傳通院自造一間陋屋，自甘於赤貧的生活。他是一個傲骨不阿不知處世之術的熱情武士，這時雖已一貧如洗，而家中還養着浪人和食客，連妻兒一共六個

大的生計，真是不絕如縷。

小石川傳通院與浩浩居相去不遠。所以這梁山泊的豪傑們，就不時跟着廣田和平田到這有古武士之風的勤王老志士這邊來，聽聽這些令年輕人熱血沸騰的舊事。

在這些豪傑們之間稱作「千金」或「Venus（女神）」的，則是月成翁的令媛靜子。

黃昏，平田從外面回來時，廣田照例在「偉哉哉孔子」的座右銘之下耽讀論語。

「好一個孔子的孝順子孫哪。」

平田自得其樂地在煤油箱的對方坐下。

「那裏去了來？這麼每天在外面亂逛！」

「不要響！我到月成先生那裏去了來。」

「原來如此？給那苦學姑娘荐好事情了嗎？」

「不是。」

「嗯？」



『已經有很好的辦法。』

『怎麼樣？』

『維納斯(Venus)要降臨到這浩浩居了。』

『你說什麼。』

『喂，靜一點吧。』

『你自己靜一點呀！』

『原來我提出要那苦學姑娘做 Housekeeper (管家)。』

『那裏的好斯基潑 (Housekeeper) ？』

『這裏的。』

『嗯！這浩浩居的。』

『天下只有一個浩浩居的吧。』

『唔。』

「這裏的老婆婆，要告辭，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替代，這裏的人數又儘是多起來，不是極需要一個確實的管家女嗎？」

「這是需要的。」

「所以，到月成翁那裏就提出這事情徵他同意。可是他說不大好。」

「爲什麼？」

「他說要一個年輕姑娘混住在許多青年之間，萬有個一差二錯，很對不起他的爺娘。」

「唔，有理。」

「可是月成翁又說，浩浩居都是男子，也很不便，且不經濟吧。那麼就把這事情讓我的靜子去擔任如何——」

「唉，就是那靜子姑娘嗎？」

「是呀，所以說是天女降臨。」

「那末，她就要來了嗎？」

「不，月成翁叫你一同去一次，說如果你贊成，就這麼辦；所以我說去和你商量。商量就回來了。明天一同去吧。」

「那麼她在什麼學校讀書呢？」

「女子大學的附屬中學。芳齡十八。真是一個小家碧玉。這梁山泊要大放光明了。所謂「粗漢叢中紅一點。」」

「好的。因為這個人看上去很柔和，而氣品又高，有點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是。不是一個心思不定的。明天馬上要她來吧。」

「本人高興不高興來呢？」

「說是父親的命令總歸依從的。」

（註一）帝大制帽。

## 天女降臨

靜子打着短辮，穿着印度呢的裙子，手提一個籃兒而入浩浩居之門。

是陽春三月的午後。蓬頭垢面的五六個傢伙，在樓上是擊櫓板齊聲唱着學生節的歌兒，這時像是喫了一驚突然把歌聲停下來。

樓下，在大廳中祖衣盤坐着在角力的一夥，也忽然悄悄地分散，退到房裏去了。

靜子的背後，接着進來了兩個拿行李的少年。這就是狂介，靖義兩弟，也就是靜子的親弟弟。

原來廣田和月成翁商量靜子的事情時，順便要求他兩位令郎也一同來幫湊幫湊，至於姊弟三人的學費和膳食都由浩浩居負擔。這使老志士心中感激不盡。

靜子首先走進廣田的房裏，深深行了一個禮：

「請先生隨時關照。我是什麼都不懂的粗人。有事請隨時使喚吧。」

廣田也就坐坐端正，默默還了禮。

平田領靜子姊弟三人走進廚房旁邊一個預先收拾好的小室。

「這裏是昨日我和廣田兩人商定給你們住的房間。壁也剝了，簷也破了。但是這裏一開，就是廚房。廁所是這裏。井在裏頭，請過來看看吧。廣田算是這裏的頭目，一切都可請教他；問問我也行。」

「是，一切請照拂吧。」

「浩浩居的主張是：食物的分量要多，例如——豆豉湯這樣的菜，要盡量做得多。味兒差些倒不要緊。魚和肉每禮拜只吃一次。講到營養物，蛙呀，鼠呀之類都要和湯燒。」

「阿！」

「你吃過鼠嗎？」

「不喜歡吃的，那種東西。」

「噢？可是鼠，我是饒起來隨便吃的。」

今天的飯菜歸我們自己燒，明天起請你燒吧。再說，如果要什麼，通知我們吧。」

靜子待平田走出後，馬上從籃兒裏拿出廚服換在身上，模樣兒很像樣地到廚房去了。  
鍋子，釜子，提桶，杓子，什麼都像戰事過後一般，狼藉地放在那裏。」

「阿狂，阿靖，你倆到裏面向去吊水來。」

「是。」

「是。」

兩個弟弟來來去去，幫着阿姊的忙。

這當兒，在廣田房裏，平田對靜子的鞋兒發議論了：

「雖是清雅質樸的美人，看看境遇是實在太寒苦了；你看，那穿來的鞋兒簡直是了頭穿的，竟穿了這種寶貝到堂堂女子大學去！」

「不是很令人敬佩嗎！」

「自然很可敬佩囉！」

「給靜子一點薪水吧。這樣，也可以使老伯伯更開心些。」

「是，應該給一點的，但是我們的情況不也——」

「再去募捐吧。」

「募捐嗎？」

「募捐吧，在這個機會可以捐募些更確實的維持費。現在我儘先去看看幾個老前輩。」

「好吧。我明天也去。因為今天馬上要去買靜子姊弟用的被。」

「好，這事情就勞你辦。錢還有嗎？」

「唔，還有呢。」

兩人分頭出去了。

「早點回來吧。」

「唔。」

平田從街上買了被褥，命學徒用小車曳回來時，三個輪值燒飯的同夥，正在受靜子的指揮，有

的燒火，有的吊水。

「平田大哥！今天燒點什麼菜？」

「呵，今天是可紀念的日子呢，好，決定燒個「大豚海浴」吧。」

「好極！」

「開心，開心！」

一片的喝采聲。

這裏所謂「大豚海浴」就是紅燒肉加湯的雅號。

「靜子，這裏有五碗錢，暫存你那裏作爲臨時費。先拿一碗買豬肉，鍋裏要放約莫五升的水，豬肉之外，要放滿一鍋子的葱。」

靜子參加這個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新生活，心中不禁暗暗自喜。

晚飯很熱鬧很喧騷地開始了。

可是，已經無須廣田用手壓着鍋蓋了。



這是得力於少女氣品的感化。誰也不會儘是虎視着鍋子預備狼吞虎嚥了。大家都神妙地等着靜子端上飯菜來。

「唉！也有一箸缺十片鹹菜的傢伙的嗎！」

「噫，不要太吵！」

這些粗野的丘九們，因為靜子在旁邊，個個都弄得臉紅了。

「喂，田坂呵，臨吃飯你慌慌張張跑到那裏去了？」

「到外頭去放一放屁。」

「哇哈哈哈哈哈……。」

「啲，飯噴在我臉上啦！」

「對不起！拾給我吃吧。」

平田對靜子笑笑說：

「覺得怎麼樣？使你看呆了吧。」

「有趣呢。」

廣田則態度超然，默默地吃，吃畢首先回房裏去了。

各人的自修課完了以後，各室都靜寂無聲了。在廚房「的各的各」洗濯碗碟的靜子，也似乎回到房裏教弟弟倆睡了。

廣田還在讀論語，而身邊的平田卻已仰着獅子般的鼻孔在酣睡。不斷發出高大的鼾聲。

十一點鐘敲過，廣田準備睡覺，從廁所回來，到靜子房前看看那裏還點着燈。

「還沒有睡嗎？」

「唉，就想睡了。」

「早上也不必起得太早。」

「是。謝謝。」

「因為身體要緊。」

「是。」

廣田息燈一睡下，平田卻大聲講着囁語：

「去吃餓頭呵！」

靜子爲之一驚，跑到室外來啦：

「誰有事情使喚嗎？」

「沒有。是平田講囁話。」

「噢。」

靜子回到房裏，屏聲笑個不已。

## 日俄風雲

廣田和平田都以異常的熱心瀏覽着一切的外國報。

日英的兩國知道日俄戰爭終於不可避免，爲防備起見而結成日英同盟了。世界各國都表相當的同情了。

外國報對於這給與外交界以一大衝動的日英同盟事件，都紛紛大書特書地登載着。廣田和平田都很關心這些外國報的評論。

「喂，有件事情可以弄幾個錢。」

廣田對平田提出這個奇異的動議。

「什麼？」

「把這一個月的外國報全部蒐集起來，將那些關於日英同盟的評論翻譯出來吧。」

『對的。是不是出書賣？』

『是。這書可以題名曰日英同盟與世界輿論呢。』

『動手吧！』

平田是一個果斷的勇士。

廣田也是善於決斷的實行家。

次日浩浩居就儼然變成了一個編輯所。

英文得手的學生就翻譯英美報紙；此外德法意俄的亦各分頭擔任。翻譯好的，更由廣田平田分別修改辭句。

日英同盟與世界輿論這本書由浩浩居出版後，銷行得速而且廣，大有不脛而走之概。頭山杉山、山座諸先輩讀後都極表示感佩。

據說頭山和杉山握着手說：『廣田和平田將來大有希望。』尤其是山座先生更高興得了不得。

兩人接到山座的召喚，急急忙忙地去了。

「你們很努力。可佩可佩努力些吧，將來希望無窮。」

這被尊爲豪傑的先輩竟這麼高興地獎勵他們，弄得兩人完全莫明其妙。

「怎麼樣呢？先生。我們不依然是碌碌之徒麼……」

「日英同盟與世界輿論這本書，我看見後就知道你們能在學生時代出版這種書，實是履行了我平日給你們的忠告的結果。所以我十二分愉快，今晚請你們吃個「鋤燒」（註一）吧。」

兩人看見自己所做的工作，竟使老先輩爲此感動，心中又驚又喜。

這先輩先生和兩個學生竟像知己朋友一般親熱地同席吃着酒。美慧的山座太太則親自爲

兩人酌酒。

兩個餓鬼狼吞虎嚥地吃了一個大飽。

結果，平田是吃得爛醉了。

（註一）鋤燒類似我國之全身火鍋惟湯水較少。日本之名肴也。

## 滿洲旅行

一九〇二年初夏，東亞的天空中佈滿了暗澹的雲。六月的某一日，廣田和平田又被山座用電話匆匆地召去了。

時已夜深，山座甫由外交部回來，洋服還沒有脫，忙碌地在那裏整理文件。

兩人向山座請過安後。

「請坐。」

山座一面招呼，一面眼睛還儘是注視在文卷上。這和平常有點兩樣，情色異常緊張。是有道理的。

這是日俄戰爭一觸即發的緊急時期。

山座好容易，纔向兩人轉過身來，向兩人的臉注視着：

「你們現在身體都好嗎？」

「是，都很強健。」

「那末，你們在這暑假中預備做點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廣田大概依然是讀讀論語吧。」

平田這麼回答，先輩的臉這纔露出笑容。

「論語麼，好是好；不過廣田君把論語停一個暑假吧，暫借兩位的暑假給我做些事好嗎？」

「自當效勞。無論何時都好。」

平田毫不遲疑地回答。

「怎麼樣？廣田君？」

「只要有些用處，隨時都可聽命。」

「既然如此，這是很可感謝的。實在說呢是因爲俄國，現在弄得和我國的關係一天天僵起來。所以想請你倆分頭到西伯利亞和滿洲方面去看看；到滿洲去的可經過朝鮮。旅費自然是從外交



部的機密費裏開支——怎麼樣呢，因為表面上這是學生的暑期視察旅行，是欺瞞人的最好方法……」

「遵命，就讓我們去吧。」

平田馬上承諾了。

「廣田君呢？」

「只要做得來總去的，但是不知做得來做不來。」

「只要能做得到的去看看，沒有什麼別的——這樣說起來，兩位都願意去的了。」

「是。」

「好的。那末明天到外交部來，因為要叫他們寫幾十封途中有用的介紹信帶去。旅費也明天給你們。」

「知道了。那末兩方面誰去那一方面呢——西伯利亞和滿洲。」

「是啦，兩方面都重要的，好，平田去西伯利亞，廣田去滿洲怎麼樣？」

『好，就這樣吧。』

翌日去領了旅費和介紹信，兩人便到日本橋（註一）去買些地圖和旅行用品；次日又再到外交部向山座局長等辭行，便離別東京了。

兩個頭戴四方帽，身綴金色鈕的大學生，坐上向下關開的夜車，年輕人的空想跟着車輪轉轉地向西飛駛了去。

（註一）日本橋東京之繁華區域。

## 白衣之國

在東海道線的米原站 平田和廣田分手了。

「好好地辦好事情回來吧。」

「是，你路上也要當心點呢。」

平田的火車向敦賀駛去。自敦賀趁輪船到海參威。

廣田則自下關過海至白衣之國的朝鮮。

朝鮮滿目秃山，火傘當空，白衣之民類皆面露憂色，從此可以推知帝俄的勢力已經伸入本國遼疆。

廣田寄宿在秋風嶺之麓的一個朝鮮人家裏。

家主不像是農夫，紳士模樣，手持長煙管，頻頻用鮮語對不懂鮮語的廣田表示敬意。

黃昏，在簷下放了一個大大的水甕，倒進熱水，給廣田洗浴。

正在一個狹小的臨時臥室裏躺下時，一個孩子端上一盆煮熟的馬鈴薯來了。

接着吃小米粥的晚飯，這時大門外來了好些村民。說是要看看日本來的大學生。

吃罷飯，廣田走到門外的廣場上，和年青的村民們比起武來了。廣田的柔術是在中學時代就已經很出色的。

廣田大顯身手之下，一個老人走過來和他握握手表示敬佩似地回去了。

鴨綠江之水在悲號，日俄危機在發酵。

江對岸的安東縣，帝俄的騎兵在橫衝直撞。

廣田拿了介紹信去訪僑居安東的橫川省三氏了。

——橫川省三不是別人，就是後來日俄戰爭中擔任軍事偵探，化裝潛入北滿去破壞俄國軍用鐵道因而被虜殉命於哈爾濱的諸烈士的首謀者。就是那橫川省三。——

這時的橫川，是受北京內田康哉公使之命，入安東縣偵察帝俄在滿鮮邊境的經營狀態而來的。

「好，可敬的日本青年……」

橫川拍着廣田的肩表示歡迎。

在橫川的寓所大約住了一個禮拜；兩人每天都到各處去視察。

安東縣駐有兩中隊的俄國兵，建築堡壘，運送糧械，正在着着備戰。

在安東縣對岸，朝鮮的龍岩堡上，據說俄國經營着一個大規模的伐林公司，廣田於是與橫川分別，重渡鴨綠江去偵察了。

正將乘舢板從埠頭出發時，橫川送了一封介紹信來：

「到龍岩堡後，接着請渡江到中國的大東溝走一遭吧，那裏有我的同志沖禎介在。請你一定要到那裏去研究研究。」

「是，準定去。一切謝謝了。」

「在龍岩堡要特別當心，一個不好，就有生命之虞。」

「是要特別當心。不過爲君國而犧牲也沒有什麼的。祇是使雙親悲痛些罷了；但是既然爲了國家，也就顧不到這些吧。」

「這是對的。努力吧。」

舢板向狂奔的大江的中流漂渡，橫川立在碼頭目送廣田，不忍卽去。

鴨綠江是一條很大的河流。

廣十數丈，長三四十丈的碩大無比的木筏，三五成列地悠悠而流。

筏上建有房舍，這都是從幾百里的上流飄泊而來的中國人的水上家庭。筏上飼着雞犬，乃至

種着青菜。

廣田立在這長流的江心時，露出威武堂堂的神氣。

龍岩堡上充滿了戰時的氣氛。

廣田走進伐林公司的事務所，被十來個手持上了刺刀的步鎗的俄國兵圍住了。他們用一點也不能懂的俄國話叱喝着。

廣田用英語對答，他們也一點都不懂。過了一忽，從裏面走出一個軍官模樣的，聽過兵士的報告之後，睨視着廣田。

『你能說英語嗎？』

廣田從容地問他。

『「也是(Yes)」』

於是交涉就開始了。

『我是日本的大學生。利用暑假到朝鮮和滿洲參觀來的。』

『日本人很會做偵探。你也不差呀。』

『不相信，請檢查查看吧。』

『是負着日本政府的什麼使命來的吧。』

廣田表示惘然。

「什麼使命也沒有。我只是一介的苦書生。」

「苦書生倒有好寬裕的旅費哪！」

「是著作得來的。」

「是官家子弟吧。」

「那裏話，是石匠之子。」

「石匠在日本，連石匠之子也進大學嗎！」

「石匠，桶匠，農夫，大學之門是萬民公開的。」

「到這裏來做什麼？」

「一則想參觀伐林公司，再則想在這方面遊覽遊覽。可是臨時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所以想到這裏借住一個禮拜。」

「你見鬼啊，這裏是機關，又不是旅館！」



「別這麼說，那營房的角落也行的，就在那裏借我住住吧！」

「那末，好，等一等。」

這軍官模樣的人回到裏面去了。兵士們是依然用槍向他警戒着。

「喂，耶奔斯基！」

原先的男子又出來了，俄而用柔和的調子喊着。

「就如你的願，在那營房裏給你住一住吧，可是要安分些。」

「謝謝。」

在那窄狹的營房裏，放着一張軍隊裏用的鐵床。

「在這裏好好地睡。茶要嗎？」

「茶是不要，不過睡還早，想到那邊去走走。」

「不行！瞎看瞎跑不允許的！」

「好，那末就睡。」

「你是日本人，當知道劍術吧。」

「不，劍術完全不知道，柔術未，懂得一點。」

「柔術？表演給我們看看好嗎？」

「好是好，不過表演了那東西，肚皮要餓得呱呱叫的；演後要弄一點什麼請請客纔是。」

「哈哈哈哈哈，有趣的傢伙，好，請客；表演吧。」

廣田和他們走到天井的木屑地上，就以這些羅宋大漢子爲對手演起柔術來了。

一個一個都給廣田手足朝天推倒在地上了。

回到房裏，俄國兵給他端上了一大碗羊蹄湯，和高高一疊黑麵包。

「好物事呀。每天演柔術，就每天請客吧。」

「唔，好吧。」

那個好似好人的，會說英語的漢子笑着走出去了。

夜深了。窗外是月明之夜——此刻靠得住了，偷偷兒出去視察一轉來吧——這麼想着，開門

走出一看，營房前後跑來了四個哨兵，刺刀閃閃發光。

——這些哨兵，是爲監視我來輪夜班的吧——廣田這麼推想，便故意在門口撒撒小便，返身回到房中了。

翌日夜裏也一樣，向窗外偷看看，營房四周的哨兵的刺刀，在月下發出刺目的寒光。早上，那懂得英語的漢子突然傳遞逐客令來了。

「你不安分得很，可以離開這裏了。」

「我也沒有什麼不安分呵。」

「上司說總不放心。我倒很喜歡你呢。」

「請給我說個情好不好？」

「沒有用的。你若呆頭呆腦不懂事，生命要保不住啊！」

「生命保不住是不上算的哪，回去吧。」

「預備到那裏去呢？」

『想過江到大東溝。』

『好，快點去。用小汽船送你到大東溝。』

『承蒙太優待了。』

『並非優待，因為太煩雜，要把你早點趕出境，所以監視着。』

『那倒正好。』

## 假職工

到大東溝就去訪沖禎介，那是一引藥店。

走進店裏招呼了一聲，帳房裏一個剃光頭的青年回答道：

「請進來。」

是一個態度非常和藹的日本人。

「沖先生在家嗎？」

「沖先生？你是誰？」

「這裏有介紹信。」

把那橫川的介紹信粗粗看過以後，態度愈加殷勤了：

「我就是沖禎介。來得真好。請進裏面去。」

他就領廣田上樓了。樓上擁擠着四五個日本人。

這藥店是日本的愛國志士們開的。沖禎介算是老板，其餘店員學徒等無一不是括括叫的偵探。說話都用暗語的。

有好些從北京來的日本人來此避一避腳，又都去了。

新聞記者之類也來此住了兩三日去了。

廣田住了一禮拜，決定到旅順去。沖君給他以種種精細的指點：

「旅順對於日本人戒備極嚴，本來不好去；但是如能通得過，去看看也好；因為據說俄國竟派了軍艦和潛水艇來……」

旅順的華人魚村裏，住有五六十個日本的工人。是從九洲的諫早地方被俄人雇來建造船塢的鐵閘的。

廣田考慮了一下，到這些工夥的宿舍裏去了。

工頭湊巧是九州大同鄉，也是一個大學生，所以很高興地招待了他。

「現在旅順很混亂。你來有何貴幹？」問道。

「因為說不定就要開戰，所以想來看一看情形。」

「這是很可欽佩的。但是俄國人準備得很厲害。」

「竟來了軍艦和潛水艦嗎？」

「是。戰艦也有幾隻；一隻叫什麼「阿列克息夫」號呢。」

「原來如此。那末老大哥，請特別幫忙幫忙吧。」

「幫什麼忙呢？」

「實在是想進軍港看看。你們去工作的時候，可以帶我一同去嗎？」

「這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每天出入都要受哨兵嚴密的點查。」

「噢！」

廣田失望之餘再想了想，仰首見那壁上掛着兩三件滿沾鐵鏽和泥沙的工服。

「這樣吧，讓我穿了這東西扮作工人和你們一同去好嗎？」

「可是，人數有一定的。」

「那末，叫一位休息一天不行嗎？這一位的工錢由我給吧。」

「那是沒有什麼的好極，就叫一位停一天吧。明天和我一同去吧。可是，一個不妙，腦袋危險呢。」

「謹慎些就是了。拜託拜託！」

次日的早晨。

廣田脫了大學制服，換上工人衣，簡直像是一個老資格的工人，看不出半點破綻。

「妙極！體格又好，是一個括括叫的鐵工。」

工頭讚嘆着說。

「我，本是石匠的孩子，做工也很會做；做石工就更內教了。」

「噢，那好極，就請你幫做石工吧。這樣，俄國人就看不出你是學生了。」



「那末，拜託拜託！」

「好，去吧。」

「阿列息夫」號訖然地泊在港中。還有戰鬪艦，巡洋艦，驅逐艦，水雷艦，以及運送兵械的船隻，縱橫水面，吐着滿天的黑烟，好像就要把東亞吞沒了似的。

四面的山上，築城的人馬上下如織。

自山腰以至山麓，重重疊疊建造了白垩和赤瓦相間的巍巍大廈，這大概都是官署和官邸。

「喂！」

一個嚴重的叱聲。從廣田的背後落下來。兩個可怕的俄國兵在左右監視着他。

——這是表示不許東看西看，只準俯視着走——

——噲！讓我再酌量地參觀參觀吧——廣田心中苦笑着；這一天把港內的情形視察了一個痛快。

營口是當時遼東的唯一大商港。日本僑民也很不少。

湊巧是山座的親信水野幸吉在這裏當領事；廣田彷彿進了自己阿哥的家裏一樣。進了水野的家，所受的待遇自然格外體貼。所以他可以在這裏詳細研究帝俄在遼東的一切情勢。

## 一朵花

廣田的臉給遼東的太陽晒得焦黑地回東京來了。  
到新橋車站時，那大都市蕩漾着夏夜的淡淡燈光。  
車站上，浩浩居的同人們競相伸着紙旗子在歡迎。

廣田向大家打了招呼，讓他們先回去，自己就雇了人力車飛也似地一直到山座官邸裏來了。  
「呵！回來了？辛苦，辛苦。」

這性格豪爽的先輩迎着他說；同時伸出溫和的手與廣田握着。

「託先生的福，這次總算獲得了相當的成績。今天就很冒昧地請先生看看我的報告書吧。」  
「怎麼，報告書已經做好了嗎？」

「是，在歸途的船中做好的。」

「可佩服，這麼大一壘。今晚馬上看吧。可是怎麼吃香檳嗎？」

「不，浩浩居的同人在等着的，今天就想回去了。」

「噢，那末等一等，」

「山座走裏面去了一去，便又出來，拿了一包小紙包給廣田。」

「拿這點錢去和浩浩居的好漢們吃頓飯吧。」

「謝謝！」

廣田喜氣洋洋地回到溫柔的梁山泊。

靜子已燒好熱水在等着。

「廣田先生回來了？」

「噢？我出門後要你們多辛苦了呢。」

「不，也沒有什麼。好，那水已經滾了……」

「謝謝。」

脫去旅中穿污了的衣服。在那情熱的湯裏洗去了行塵，回到房裏一看，棹上整然放着一件洗淨的浴衣，並且附有燙得平平貼貼的衣帶。

壁上的花插裏，插有一朵「康乃欣」好像少女的心在微笑着。

這一切都表明了靜子的貼切的心。

廣田的眼睛也潤濕起來了。

「飯還沒有用吧？」

靜子來到房門口，俯視着問道。

「路上吃過一些。在國府津車站吃的盒子飯（註一）。」

「噢，那也已經經過四個鐘頭了。什麼也沒有，現在已在那邊預備了一點。」

「那也好，再吃一點吧。」

走進食堂看看，在那漆也剝脫了的膳盤（註二）上像是剛從外面買來的紅米飯和紅燒撒丁魚，好像是表示祝賀似地；此外還放着一瓶酒，瓶口是缺了的。

翌日早晨，平田也預先毫無通知地飄然歸來了。

「呵」

「唷」

祇是這麼互相招呼了一聲，廣田和平田合抱起來了。

靜子看了這種同性間的神聖的友情，每次總忍不住要流出淚來。

——唉，多麼要好，預約過似地，相隔不到十個鐘頭就都回來了——靜子這麼一想，便又笑出來了。

「平田先生，回來了？」

靜子比對廣田更活潑地迎接了平田。

「大大」

「唉，不行呢。你一向都好？」

「大大。斯巴喜保。」

「哇！是什麼意思？俄語嗎？」

「正是。「大」即「也是」(Yes)是「涅特」是「諾」(No)否」「斯巴喜保」便是「孫克幼」

(thank you 謝謝你)』

「平田很精於語言學呢。」

廣田笑了。

「你怎麼樣？中國話記得嗎？」

「半點也記不得。」

「真是一句兩句都不記得嗎？」

「大。」

「這是我這裏販去的呵。」

放聲笑了。

「諸位！這裏有些禮物。」

一朵花

104

拿出來的，是一大包的饅頭。

「買了這東西以後，廣田，我只剩幾個銅子了呢。」

「用得這麼巧嗎。」

「你呢？有得剩嗎？剩多少？」

「我倒餘下來很多。並且山座先生又給了十塊錢，說是給浩浩居的同人們吃飯的。」

「呵！把山座忘記了。報告，報告。去一去來。」

平田一口氣跑去了。

廣田獨自上街去。

在街上找到了一爿綢緞店，大闊步地進了店。

「買一件十九歲的女人着的衣服。」

店員茫然地朝這異樣的學生看看。

「沒有呢——怎麼樣，這綢的行嗎？」



「什麼都行。兩塊錢以下的。」

「是。着的那一位是小姐嗎？」

「正是，十九歲的小姐。」

「喜歡新式點的，還是老式的呢？」

「是窮人家的女學生穿的。」

「有數了。這個怎麼樣？這最普通，最稱好着的。」

「多少錢？」

「恰好兩塊銀。」

「好，就買這個吧。」

原來廣田在旅途中大都寄住在不化錢的人家裏，所以從山座那裏領來的旅費剩下來三分之一有餘。

看看靜子所穿的衣服雖然楚楚可觀，但是因為早晚不斷做着洗濯的工作，袖口前襟等處都

是縫補過的。難怪廣田心中替她惋惜。所以決定拿所剩旅費的一小部分給靜子買件衣服；大部分自然充作浩浩居的費用。

可是買了回來以後，又覺得送給靜子時如何說法，是件難事。心中暗暗思索：怎麼樣說法呢？——送這衣服給你——不敢當——噢——這是不成的。

最後，他攜了衣服到靜子的父親月成翁這邊來了。

「先生，我昨晚回來了。」

「呵！今早靜子來會說起的，可佩可佩。」

「這次的旅行很有趣呢。」

「到了那裏爲止呢？」

「從朝鮮到旅順大連，營口，直到瀋陽附近。」

「那是走得廣極了。什麼時候慢慢地講給我聽聽吧。本應買點酒祝祝你的，可是我太窮了，哈哈，且吃杯茶吧。」

「先生，我帶來了一點禮物，給先生買些酒吧。」

廣田行了一個禮，把在路上包好的鈔票拿出來了。

「這是旅費餘下的，請代我請各友好吃點酒。」

「好，既然你的美意，也就老實不客氣了。謝謝。今晚和浪人享一次口福。」

「還有。先生，這雖算不來什麼，是想送給靜子的。但直接給本人，覺得不好。所以——」

「這是什麼？」

「衣服。」

「誰去買的？」

「我。」

「你也懂得女子的衣服這些事嗎？」

「不，一點也不懂。是走進綢緞店，對他們說要一件無須十分時髦的十九歲的女學生着的衣服，這纔買得的。」

『阿哈哈哈哈，原來如此，不容易不容易。小女對於你這樣的盛意，將要感激不盡。謝謝，我收了。』

這豪爽的維新志士的表情，猶如夏日的驟雨。廣田也就向他告辭說：

『我再來吧。』

回到浩浩居，靜子正在那裏不停地洗濯衣服，三伏的如火的太陽晒在她的背上。

廣田看看，洗的都是自己出門時着污了的襯衫，襯袴之類。

本想拿到洗衣公司去的，竟先給我洗了——廣田心中暗暗感激；想了想，拿出自己的行李一看，怎麼，什麼破衣服，舊襯衫，都洗得乾乾淨淨放在那裏，破洞也補好了，還有連落了的鈕扣不是都一添上了嗎。

(註一) 盒子飯，日人稱「辨當」，飯菜合盛於一小木盒中。

(註二) 日人主分食，食時飯菜各分置於一膳盤上。

## 日俄之戰

日俄終於開火了。

日本海軍已在仁川把俄國的四艘軍艦擊沈了。陸軍也勢如破竹地渡過鴨綠江了。

賣報紙號外的刺耳的鈴聲，日以繼夜地使日本人的血液沸騰了。

浩浩居的丘九門也不唱「黑田節」的歌兒，而日日夜夜手舞足蹈地高唱征俄之歌了。

廣田和平田此時就蒙山座先輩的提攜，受外交部的囑託，領薪水做事了。在學生時代，爲官所服務，這是稀有的事情。

這時，山座氏以政務局長中的地位，掌司外交部的中樞機能，亦爲當時外相小村壽太郎侯爵的智囊，對內則帷幄運籌，對外則折衝尊俎，備著勞動。

那足以驚鬼神而振民氣的「對俄宣戰布告文」就是山座氏的名作。

一九〇三年秋，廣田還是帝大的三年級生，奉山座之命派赴四國的松山去了。

橫度畫一般的瀨戶內海而抵高濱港；這裏用大船運來了幾百個俄國俘虜，正在上着岸。都是繳了械的足踏長靴的大漢子，黃髮碧眼，面露柔和的苦笑。

廣田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松山去的呢？

山座政務局長頒給他的命令是這樣的：

——帝俄的東征軍中，編有許多強迫入伍的波蘭青年（註一）他們是毫無戰意的，並且智識程度也較高，大都懂得英語。現在三千，五百地絡續向我國投誠，被我們解除了武裝。你向他們探查俄軍的一切實情去——

廣田在高濱上陸時第一次所見的俘虜，大半就是這種波蘭青年。

廣田和這些俘虜一同乘輕便軌道車到了松山鎮。

鎮之中央有城。有名的道後溫泉近在咫尺，廣田當日即到道後宿夜，輕快地洗了溫泉浴。

翌日到鎮上的俘虜收容所去。

收容所在城北的練兵場內，他因為帶有外交部的介紹信，收容所的人員也就讓他自由參觀了。

到收容所的營房那裏看看，有的頭髮梳得很整潔的俘虜，卻坐在石頭上朝着太陽悠然地在捉襯衫上的白虱。

有的專心一意地在那裏擦皮鞋，衣袴破爛得不堪，儘在對那皮鞋的亮光表示得意。

在這人的側身，有一戴歪帽子的，口銜捲菸，在耽讀着戀愛小說或什麼，臉部的深刻的表情有點像哲學家。

也有朝着玻璃門自行剃鬚的；容儀煥然。

又有位富於情感的青年，躺在草堆上，用草笛兒當住下唇吹着遙遠的故鄉的山曲。

廣田先對那捉虱的發問：

『你能說英文嗎？』

虱先生舉起善良的臉，眼珠眩動着：

「啊？」

「你懂得英語嗎？」

「啊！」

這傢伙不行；接着向那剃了鬚的青年問：

「你能說英語嗎？」

「阿愛，坎奈脫斯匹克。」(I can't speak 我不能說。)

「不是可以說說嗎？」

「坎奈脫斯匹克。」

「這是英語呀。」

「哈哈。」

其次向讀小說的青年下手：

「你，英語會不會？」



「會一點點。」

「我是東京的大學生，來慰問你們的呢。」

「噢！謝謝。」

「沒趣得很呢？」

「那裏很愉快。」

「做敵國的俘虜還愉快嗎？」

「不，我們無所謂敵國不敵國。」

「你豈不是帝俄的軍人？」

「我們是波蘭人。」

「那麼爲什麼來打仗呢？」

「不願來打仗。只因爲我們的自由已被剝奪，被強迫上了火車，來到西伯利亞的前線。所以我們對日軍不發一砲，反把鎗、彈、械原原本本奉送日軍。現在這些鎗，這些彈，已把帝俄驅策到地獄

裏去了。」

「呵，原來如此，你們是可以同情的。」

「謝謝。」

這多情的波蘭青年畢竟眼淚滲滲而下，伸出污穢的手來了。

「你在故國進過大學嗎？」

「沒有。我們波蘭的青年受帝俄的壓迫和擄取，要進個小學已經是萬難的了？」

「可是你很有功呢。手上讀的是什麼？」

「這；這是很好的小說。是講聖母的戀人的。」

「果然是一本好書。」

這麼談着的當兒，那吹草笛的音樂家徜徉地走來了。

「孔尼契華」（今日ハ、コンニチ日本之寒暄語）。

「噢？你會講日本話呢。」

「『匿闕』的『烏他』(註二)很不差。」

「你會日本的歌兒嗎。好。請唱隻聽聽。」

「孔培拉夫內夫內，奧伊特尼霍加其得修拉修修。(註三)哈哈！」

「欽佩欽佩誰教的呢？」

「他馬哥雅、摩士媒桑(註四)——一個很溫柔的美人兒。」

「是跟蛋店的小姐學的吗？」

霍列他、霍列他、育美桑尼奈羅嗜、瓦他可喜(註五)。」

「阿哈哈哈……男子做新娘是可笑的。」

「日本人不知道俄國的戰略嗎？我們願意詳盡地奉告。」

讀小說的那青年俄然低聲對廣田說。

「噢，那好極了。」廣田隨手拿出預備好的筆記簿，同時在腳邊的石塊上坐下來。

「那末請問俄軍置主力於什麼地點？」

『瀋陽，其次是旅順。』

『置主力於瀋陽，預定的戰略又如何呢？他們對日本軍作如何的預測。』

『請等一等，這問題比較難答了？讓我找那位踏着四方步走來走去的朋友來，他知道得很詳

細。』於是他高聲喊那大個子：

『喂！吐比爾斯基！請來一來，有客在這裏。』

那名叫吐比爾斯基的就依然踏着四方步不慌不忙地向這方面走來了。

『什麼事情？』

『我是日本的大學生，姓廣田，特來慰問你們的。』

廣田走過去用英語這麼應答着。

『感謝得很。我名叫馬沙爾·吐比爾斯基，是波蘭人。』

和廣田緊緊地握了手。

旁邊那讀小說的說：

「這一位想詳細請教關於俄軍的作戰計劃。所以我請你來。」

「唔，好盡我所知道的奉告吧。到那房裏去，那裏有棹子，可以畫圖說明。」

這吐比爾斯基，看上去頗有教養，態度也很嚴正。

走進房裏，吐比爾斯基把廣田的筆記簿打開在棹上，用鉛筆畫了好些圖，詳細說明俄軍在瀋陽、鐵嶺、沙河等要隘的配備及軍隊的性能。都是戰略上極重要的機密。

瀋陽城的內外，那些地點沒有隱蔽，那些地方沒有陷窅，都一無遺漏地指明了。

「明天請買張滿洲的地圖來，有地圖我可說明得更詳盡些。」

次日廣田帶了十張地圖去，吐比爾斯基有自己不甚了了之點，便遍向其他俘虜探聽，把這些片段的情報綜合起來，一天又一天，對廣田作有系統的報告。

廣田所得的這些有系統的情報，後來由山座局長報告於當時陸軍的情報部長副島少將，結果都成爲日軍的有力的參考資料，以致獲得大勝。

打了兩年仗，雙方犧牲了無量數的頭顱和熱血，老大的帝俄畢竟給新興日本打得海陸兩敗了。

可是，波次茅斯和議的結果，卻使日本國民感到莫大的失望。

怨聲載道，以比比谷公園的國民大會做導火線，整個東京都入於極度混亂的非常狀態中了，終致政府不得不宣佈戒嚴了。

這國內的激昂怨憤的情形，傳至美國時，使有名的小村全權代表也不得不驚惶失色。

不消說，隨員中的主幹山座氏，他是須臾不離小村的左右的，這時也不得不皺起眉頭，感到棘手，但是他畢竟是一個英傑！

山座和小村祕密商量了一下，獨自先行揚帆回國了。

「哼！山座回國了。」

「山座也屬同罪，不行！」

「先斬了山座吧！」

那些悲憤填膺的壯士，浪人，在山座所乘的船入港的那一天，都紛紛羣集到橫濱的碼頭上了。風聞得這個消息後，最感戚戚不安的，是廣田和平田兩青年。

「怎麼辦呢？喂！」

「沒有辦法的。我們也去拚個死命呢，還是活着奮鬥，以竟先生未竟之功呢？」

「據說刺客、手鎗班、大刀隊都商量好，分頭進行了。」

「打電報到船上打聽也沒有回電，也許他自己已經胸有成竹。」

「然而，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我們也混進他們裏頭去吧，發見不妥當份子，就把他丟到海裏去。如果我們力不足以抵抗，則被殺也甘願。如何？」

「好極？就這麼辦吧。」

兩人抱決死之心到橫濱去了。  
船靠碼頭了。

檢疫人員，海關人員，新聞記者都紛紛下了船，最後受那水洩不通的警官隊憲兵隊保護着的戴了禮帽的山座，大有目中無人之概，也正要從棧梯走下來了。

「這就是山座！」

羣衆像潮水般地騷動起來。

「唉！這混蛋酒吃得爛醉的！」

「他簡直發瘋了。」

「爲什麼，他這麼發痴。」

手握手鎗或匕首的人們，一時都啞然若有所失了。

山座像海鼠般地醉得說痴話了：

「喂！傷心啊！哭吧，大家哭吧，我也哭。」

跣跣踉踉地，他的禮帽乘勢一歪，便落下海中了。

「唉！頭落海了，可喜哪：我的頭落海了，傷心哪……！」



他走下棧橋了。

「喂，山座豬羅有什麼面孔歸國！」

「阿哈哈，媾和條約失敗了，失敗了呵！諸位，齊聲大哭吧！我也痛恨無極地在哭着呀。」  
這麼一來，這齣活殺的戲劇，便開不來幕啦。

「這傢伙也大大表示不滿呢！」

「是呀，所以他拚命喝酒聊以解解憂。」

「是正是如此吧，想起來，他的立場也很可憐呵。」

這些準備來做凶手的傢伙，生了同情心，三三五五地分散了。

廣田在開回東京的火車中，對平田作耳語說：

「山座先生的酒醉，一定是假的呵。」

「唔，我也這麼想。」

「本事大哪！」

「實在本事大。」

山座把和約的正文祕藏在懷中安然回東京了。

假使小村全權依預定搆了這和約正文歸國，那末小村必被那在橫濱翹望着的壯士們所殺，同時和約亦被當場撕碎，這是無疑的。

山座有這先見之明，所以纔能演成這齣巧妙的喜劇。

這一日的深夜，廣田和平田到山座私邸訪問，也沒有訪着；祇在歸途中進御田店（註六）吃些酒，暗暗祝山座先生的安。

（註一）此時波蘭尙爲帝俄所併吞。

（註二）「匿國」——日語「日本」之音譯。「烏他」——「歌曲」之音譯。

（註三）日本俗歌。大意爲琴平之舟揚帆而下。帆上風聲「修拉修拉」。

（註四）「他馬哥雅」係「玉子屋」之讀音，意即蛋店；「摩士媒桑」係「壞樣」之讀音，意即小姐。

（註五）「霍列他」意即傾軋；「育美桑尼奈羅啣」意即出嫁做新娘子；「瓦他可喜」意即親。

（註六）御田店即小食。

壯  
年  
時  
代



## 松和葛

把「蛟龍久非池中物，瞥見滿天風雨時……」的詩留在家鄉，「孤劍單衣騎健馬，烟露遠指墨江涯」那麼來到東京的少年廣田，至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八年）已是堂堂大學畢業生，不得不跳進活的社會中了。

知己平田也同樣走進了社會。

「梁山泊」浩浩居裏的美少女靜子，也轉眼在女學校畢了業，年華雙十，卻像聖母般地依然在替浩浩居的夥伴們管理油鹽柴米的事。

這時候的學生們，都喜歡口唱與謝野鐵幹氏的羅曼詩，聊慰青春的煩悶。

——妻子選バガオタケテ、ミメウルハシクナサケアリ（註一）——這是靜子最合格（低聲說）。

「你這傢伙」

這一個撲在那一個的肩上放聲大笑了……在浩浩居裏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互相取笑嘲弄的戲。

「喂，英語也要好好用些功呀！那裏有這麼看不起語學的？」

在廣田房裏，平田常常這麼叱喝他的老大哥。

「並不是看不起英語。不過，外交也不是靠語言的。最要緊的還是心力，頭腦，和手腕！」

廣田一面說，一面向平田伸出他的粗臂，顯示有莫大的腕力。

「話是不錯，然而當作手段說，語言是第一種表現意志的東西，你看，像你這樣的高才，不是僅僅爲了英語不合格，竟在人生第一步階梯的外交官考試中落了第嗎？」

「嗯，落第是確乎落第了。不過明年還可再來過啊。」

「恐怕要吊而浪蕩了吧。」

吊而浪蕩有名的平田，倒罵起一向認真的廣田來，這是頗有趣的。

可是，廣田畢竟容納知己的忠言，對英語比較用功了。這時來了一個好機會：東京美國大使館

的武官徵求一日本祕書，以練習英語及收入上的兩種利益，廣田受平田的鼓勵，應徵去了。

會見之下，那武官說：

「你，英語實在太外行了。所以不行。」

廣田便又這麼被他打了一個當頭棒。

這美國武官不是別人，就是後來在歐洲大戰中身任美軍總指揮，赫然馳聘於金歐的那個巴辛格將軍呀。

事隔若干年，廣田也居然當了外交大臣，據說在某一次的晚宴席上，他對駐日美大使格羅氏說及這件舊事。格羅氏馬上拿出筆來說：

「這故事真有趣，趕快寫下告訴將軍。想將軍也不勝懷舊之情。你有什麼話，也可代達。」

「那末，請你附一筆，說『廣田現在依然爲了英語蹩腳而懊喪着』吧。」

閨堂大笑了。

大學畢了業，一生所翹目的外交官考試竟落了第，這有什麼辦法呢！

好容易蒙鄉黨諸先輩的幫忙，在當時的朝鮮總督伊藤博文下面找到了一個小差司；準備出發到鮮朝去。

小石川之夜已闌珊，窗外雨落花枝上，發出淅淅的聲音。

——唉，今年之春又逝去——

靜子的內心已被處女的感傷所濡濕，在淡淡的十六枝燭光的電燈下，密密縫着廣田所委託的睡衣。

廣田自晚快邊出去還未回來，在他的房裏，平田和二三個後輩正是興高采烈地，好像在那裏吃燒酒。

「廣田這麼晚還不回來。」

「到山座那裏去了；說不定還在另一個大好老那裏領教一件事情。」

「領教什麼事情？」



「要廣田娶他的小姐呢。」

靜子立即若有所失地，停一停手上的針線，暗暗立起耳朵聽。

「原來有這麼回事嗎？」

「是有這麼回事。」

「不錯，像廣田這樣的人，如果我是當世的大好老，也願把女兒嫁給他呵。」

「真有這麼回事？」

「唉，千真萬確的。你們不知道廣田前幾天日本銀行的高橋是清總裁叫他去，很認真地要廣

田娶他的小姐，並說這樣便可提拔他呢。」

靜子又聽得呆了一呆。

「噢，高橋總裁真的嗎？」

「是真的。」

「那末，就要娶親了嗎？」

「並不。」

「……？」

「廣田說：『我是貧苦子弟，貧苦長大的。此後也還要一輩子貧苦，着娶了像你先生那麼高貴的小姐，是馬上要下痢（註二）的，所以不敢承受。』」

「下痢？下痢是什麼意思？」

「也不知道什麼意思。據說他確是這麼說的。」

「啊！偉大偉大。」

「唉，可惜的，還是娶了的好。」

「那末高橋怎麼說呢？」

「高橋呢，也是有趣的人。非常器重他，說『如果沒有和其他女郎訂過約，那末一定娶我的

吧。』廣田這傢伙就回答說：『我已經和另一窮苦的女郎訂過婚了，』這麼一說便匆匆辭別了高橋。」

『噢，廣田真的訂過婚嗎？』

『那裏是撒謊呵，是沒有辦法中的一種藉口罷了。』

『廣田的心思真莫明其妙。做一個外交官，沒有金錢和權勢，做靠背是很難出山的。你看，當今風雲際會的外交官，那一位的太太不是名門顯官的小姐？例如：加藤高明和幣原喜重郎都是三菱的女婿，芳澤是大養木堂的女婿，內田康哉的丈人是日本的森林大王。』

一個諳於處世哲學志願做外交官的學生，這麼設身處地的惋惜着。

靜子聽着大家的談話，不知不覺已把廣田的睡衣縫好了。

——呼——從嬌美的脣上這麼輕輕噓了一口氣，心中暗想：

——這樣那樣都做好了，這最後的衣服也縫好了。行李也已經整好了。

——可怕的別離就在眼前。實在是一個好人。祝你前程遠大，玉體康強，好自努力吧！——

靜子這麼想念着，把最後的線放在齒間一嚙斷時，連忙把袖子掩在眼角裏了。

平田好像又率領了大家到什麼地方去喝酒了。浩浩居俄然，充滿了滿屋的沉寂；差不多連老

鼠吵架的聲音也聽得見。

靜子生怕那縫好的睡衣短了些，想拿去和廣田的舊睡衣試試大小看，一走到廣田的房門口，

廣田剛剛已經回來。

「噢，已經回來了一點不知道呢。」

靜子照例走進行了一個禮。

「剛剛回來的。唉，謝謝，這睡衣給我縫好了。」

「是，不知道尺寸合不合，所以想借你的舊衣來試試。」

「好的，拿去吧。」

「不，你套一套看就知道了。」

「也好。」

廣田像孩子一樣把背朝向靜子。

靜子展開手上的睡衣，從背後給他穿上，代他拉攏兩襟。看看這肩膀廣闊的男子的後姿，靜子

不由得從心底湧上一段悲哀的熱潮。

『大小怎麼樣？』

『恰恰好。』

靜子依然捧了睡衣像逃一樣跑回自己的房裏了。

(註一) 意即擇偶須才貌性情三者爲要件。

(註二) 「下痢」原文如是，大概是食而不化，承受不下的意思。

## 花燭之夜

廣田即將首途赴鮮的那天，早晨靜子在井邊洗東西，平田跑過去對她說：

「靜子，今日請買一尾大的紅鰲魚，再買些牛肉和酒。」

「是，知道了。」

靜子心中想這是爲了晚上給廣田送行的吧。

靜子出去買東西後，平田闖進廣田的房裏。

「喂，有件事要求你，答應我吧。」

「是什麼？這麼唐突地。」

「怎麼，難道有重要事情，唐突一點不作興嗎？」

「不要這樣說了。我是就要動身的。」

「因為你就動身，所以匆匆忙忙地來要求你呵。答應我吧。」

「有這麼吵鬧的人嗎？用不着虛張聲勢。」

「你到底是不肯答應我的要求吧？」

「還談不到答應不答應。」

「那末看上去是可以答應的。」

「要看事情怎麼樣，纔可答應。」

「謝謝也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事情這麼決定，稍微匆促一些。時間，晚上較好。你趁幾點鐘的火車動身。」

「十點的。」

「那末，時間也還充分。我此刻外頭去一去。」

「喂喂，你所要求的，倒底是什麼啊？」

「是這個呀——」

「奇了，什麼也等於沒有說。」

「唔唔是的。阿哈哈，實在說出來是很簡單的呀：請你和靜子今日結婚。」

「什麼？」

「結婚！請你和月成小姐呀。」

「誰決定的。」

「我決定的呵。有異議嗎？」

「……」

「一個男子漢，用不着遲疑。我所要求的就是這件事。」

「……」

「不答應我的要求嗎？」

「……」

「怎麼樣行不行，怎麼不吩咐一句？」



「好吧。」

「……哈哈，好極好極！」平田得意洋洋地唱着歌兒到外頭去了。

廣田默默地抱着兩隻手臂，聽平田的歌聲悠悠揚揚轉過彎去了。約莫經過一點鐘，平田趾高氣揚地回寓時，靜子已經燒好紅蠶魚，並且煮了紅米飯。

「靜子，廣田那裏去了？」

「大概看看諸位長輩去了吧。」

「正是——噢，這東西已經燒好嗎？」

「燒好了。」

「好，請你到廣田房裏來一來，有點事情相商。」

「唔，唔。」

靜子一面解去繫袖子的帶（註二）一面跟平田走進廣田房裏。

「請坐吧。」

「是。」

「有件事情和你相談：你今晚和廣田舉行結婚禮吧。」

「嗯？」

「請你做廣田的新娘子。」

「呵。」

「不喜歡廣田嗎？」

靜子的臉一時變成緋紅，頭低垂着。平田接着說：

「廣田是不可多得的好人。我就非常喜歡他。爲了他我是什麼也願意犧牲。」

靜子的眼淚不停地流在頰上了。

「我已經徵求得令尊大人的許可的呵。」

靜子聽到這話，便舉起淚汪汪的眼睛朝平田看看。

「令尊大人是一說就允諾了。他說這麼好的男子不嫁還嫁誰，非她答應不可。」

父親又這麼喜歡，平田又這麼出力——在處女的胸中正在燃燒着最大的同情。

「好的吧，就訂定晚上六點鐘，在這陋巷裏舉花燭盛典。——沒有什麼異議吧？」

靜子儘是低着頭，輕輕挖蓆子上的破痕（註二）平田則凝視着她那因理炊事而漸致粗黑的手。

「廣田關於和你結婚這件事已經曉得的呢。他爲了你，竟把名門顯官的小姐統統拒絕了呵。」

靜子這時已是泣而無聲。

「你是喜歡廣田的吧。」

「……」

「喂，請你不要儘是挖蓆子吧。不挖也已經破得沒有辦法了。」

靜子終於破聲笑起來，愈更怕羞地把頭俯下去了。

「——那麼，我就是月下老人，今晚一切都可弄舒齊。」

靜子舉起頭，深深行了禮說：

「我是不懂事的粗人，既蒙先生等關愛，也得從命了。一切要請你們照顧。」

「這些客套話是要對廣田說的好，那末請你回去打扮一下就來。」

平田像下逐客令般地待靜子去後，自己也就匆匆忙忙又出外去了。

午後六時。

浩浩居的集會室裏，穿了新西裝的廣田，素粧淡扮不帶脂粉氣的靜子，和着了不着慣的日本禮服的平田，三人相互握着手：

「祝你倆甜蜜！」

「謝謝。也說不出別的話可以感謝你。」

「感謝不感謝沒有關係。哪，請你倆並肩坐在這裏——好好。」

請一對新人坐下之後，於是平田高聲喊道：

「請大家到會議室來！」

從屋子裏四面八方集攏來的十五六個英雄們，看看會議室上橫頭正裝並坐着的廣田和靜子都不覺啞然了。

平田開始用演說的口吻向大家說：

「諸君！這裏兩位像小學生給先生罵過以後，很滑稽地坐着的，乃是我們的老大哥廣田弘毅，和夫人靜子女士。今天是兩位舉行婚禮之日。媒人是我。諸君是來賓。請大家喝個痛快吧。」

「恭喜，恭喜！」

歡呼之聲像山崩下來一樣。

平田一手拿湯碗，一手拿了那缺口的酒壺，朝兩人斟滿了一大碗。

「哪，照舊禮所謂「三三九度」（註三）新郎先喝！」

廣田真像小學生般順從地接了就喝。

「快點好！現在要新娘來了，喝吧！」

又是滿滿的一杯。

「請喝，快！」

靜子只接過去嘗了一口。

「好，廣田代喝吧。」

從靜子手裏取過酒杯遞給廣田。

「怎麼，再來一杯吧。」

廣田一連喝了三杯。

「現在輪着我了。」

平田獨自滿滿斟了一杯，一口氣喝乾了。

「那末，諸位喝吧，痛快地喝！」

是於滿室有如風起雲湧，豪飲，高歌，手舞，足蹈……平田的兩頰洒着豪傑之淚。

（註一）日人衣袍寬大婦女爲便於作事起見以帶繫於肩上。

(註二) 日人席地而坐。

(註三) 日本婚宴照例新郎新娘各飲酒三杯。

花燭之夜

十四日

## 外相有兩位

日俄戰後，山座政務局長視察遼東歸來時，可憐的廣田已於外交官考試落第後赴朝鮮去了。

『飯桶』

山座憤怒了。但這決不是罵廣田的。

『廣田這樣的國家有用之才竟不錄取，到底考點什麼的！』

山座簡直把外交部的考官們罵得不值一錢。

翌年，廣田捲土重來。再度赴京應試。

這次是外交官考試和初級外交官考試，都如願派斯(Pass)了。

留部服務的初級外交官廣田弘毅，這纔漸漸露了頭角。

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外交家之卵。



然而這青年外交官，是一個與世間一般人腦筋中所謂外交官完全不同的人物。

你無論到那一國去看，所謂外交官，沒有一個的儀容不是很顯目的。

外交官最先懂得世間的時尚。外國紳士的大本營便是外交部。

跳舞外交，競技外交，大菜外交——這無數離奇的名詞都與廣田無緣；他一望而知是一個鄉下人。

他只知道抽旱菸，讀論語；不懂得狐步舞，也不懂得高爾夫，一切時髦的遊藝都不懂。差強人意的，只有柔術。——廣田便是這麼一個古怪的外交官。

廣田的國外生活的開始，是追隨林權助駐華公使之赴北京。

在北京，這個初出茅廬的初級外交官，半點公事都不做，文件之類是手也不觸一觸。一天到晚儘是遊玩。

然而這遊玩，並非是冶遊行樂。他是每天到中國人家裏去交際。

中上階級的中國人，他差不多都交際過了。

他要研究中國要參劃中日兩國的邦交。

像他這麼年輕，又能夠那麼熱心洞察中國國情的，在日本政界中是找不出第二人的。

不久，日英同盟的改訂問題發生了。——這是國家大事。

這事情不能不借重英明精幹的山座，政府乃發表加藤高明爲駐英大使，同時又派遣山座爲公使館的參事官。

這時，廣田也便擔任了三等書記官，追隨這偉人前赴倫敦。

一個晚上，山座在船中請廣田喝酒，拍拍廣田的肩說：

「喂，你默默忍受了十年，沒有參與外交的事情。你應該以遠大自期纔是。」

「是，我把先生的話，牢記在心裏。」

「唔。」

到了倫敦，自己的上輩松平二等書記官已經先在那裏。即現今的松平宮內大臣。

廣田默默深思：

——山座先生真是一個可欽佩的人。身任政務局長要職，爲時達七年之久，今一降而爲大使館參事官，心中竟毫不介意。他知道英日同盟的改訂和擴充，關係國家前途異常重大。他能夠爲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進退。這纔確乎是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了——

廣田又知道十年前的山座，也和自己一樣曾以候補外交官的職份到倫敦公使館來服過務；於是他想研究研究這可敬可尊的先輩當年曾做些什麼事。

廣田走進大使館的倉庫。在那塵埃滿積的檔案堆裏，發見那會計課的山座候補外交官所作的會計報告書，精細而明晰極了。這使他不勝驚嘆。他想：

——那樣豪放磊落不辭斗酒的山座先輩，竟有這樣的辦事技能嗎！那洋洋灑灑的「對俄宣戰布告文」與這種微細的事務一對比，山座先生之爲人，實在太高深了。——

可是廣田三等書記官，在倫敦依然不做半點事情。

外相有兩位

海德公園 (Hyde Park) 的廣場上，青草正發了芽。

這裏，隨時都有所謂街頭政治家，民衆外交官在作露天演說的。

廣田遇到有聽衆提出難問題時，必立住聽他一個明白。他要在這裏透視英國的心臟。可是同事們沒趣得很。

——廣田這傢伙真古怪——

——新來做事就這麼不識相——

——整天在海德公園打瞌睡，像什麼樣子——

——稟告上司吧——

人言紛紛。最後果然舉出代表，去要求加藤大使加以注意。

這有「金佛大使」之稱的加藤，倒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那鋼鐵般的面部肌肉動也不動，停一會兒就開口說：

「他就讓他那麼着吧。不過，你不要學他的樣。」

代表也就沒精打采地退出了。

後來，中國的袁世凱實行稱帝，日本認為有機可乘，遂有建立一對華基本政策的必要。這又少不了山座那樣的人才。

於是山座赴北京就任駐華公使。廣田自然又在被召之列，他擔任的是「浪人指導部」的職務。可是，這相依如父母的山座前輩，竟然在北京棄廣田而長逝了。

原來山座因豪飲的結果，身體受了損害，從倫敦歸國時，聽衆人的勸告，延青山博士診察。青山既是日本醫界的聖手，又是山座情意相投的老朋友，想起來當然是靠得住的。

「不要緊，老兄的脈，絕對沒有動脈硬化之虞。山座，酒放心喝吧。」

所以山座到了北京，酒依然毫無顧忌地喝，喝；那裏知道他的命就送在青山的診斷裏。廣田失去這一提攜備至的老輩，自然痛不欲生。

加藤高明昇爲外交大臣了。

外相有兩位

加藤要廣田回國擔任祕書。

廣田眼見這進身之階不踏上去，卻坦然地辭謝了。他的理由說是：

「還想再研究研究中國的國情。」

「真是不易到手的人才哪。」

加藤笑笑這麼說。

在這稍前，大家還相傳着有過這麼一回事：

山座還在世。有一天，寺尾亨博士訪問小村壽太郎侯爵（當時之外相），在談話中寺尾問道：

「你近來的身體也未免欠健些了，誰可以繼承你的使命呢？」

「是呀……」

小村思索了一回，答道：

「有兩位呢。」

「兩位那兩位？」

「一是山座圓次郎」

「正是還有一位呢？」

「另一位，年紀太輕了點，他叫廣田弘毅。」

「噢，那樣的小鬼頭……」

「你知道這個人嗎？」

「是一個青年同鄉吧。」

加藤外相雖一度爲廣田所謝絕，但是他對於廣田怎麼也不會斷念。而且在對華政策上怎麼也少不了廣田。

結果，廣田畢竟奉命歸國擔任外部的第一通商課長了。

那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其經濟部分，就是根據廣田的高見而決定的。

外相有兩位

這時候，廣田的光芒，已經在日本的外交上映射着了。

經過了兩三年。

廣田赴華盛頓就任駐美大使館參事官。當時的大使是以事務家知名的幣原喜重郎。

大使館裏一切參事官的事務，反由幣原大使處理，而廣田則專任考察並研究世界情勢及日美關係之前途等等重大的事件。

所以，當時華盛頓外交界中常常這麼取笑道：

「日本大使館裏有一位廣田大使，和一位幣原參事官。」

博覽美國國情而歸的廣田，被任爲情報部次長。

這時，民政黨的領袖兼大演說家永井柳太郎氏說：

「現在，我們的外交部裏有兩位大臣：一是幣原男爵，一是廣田。」  
因爲當時的外相是幣原。



榮達時代



## 大顯身手

一九二〇年，中國要求收回旅順大連，長江一帶的反日風潮，抵貨運動鬧得非常激烈，終至於波及中國全土。

廣田時任外部情報次長，他一方面與中國國民黨首腦部（大都是他在北京公使館任職時認識的）以種種軟硬兼施的威脅；一方因為當時中國各報竭力發揮反日輿論，而報紙所用紙張多屬日貨，廣田乃利用此點，聯合日本全國造紙廠斷絕紙源供給，以絀中國輿論之咽喉。果然不久，中國報界態度軟弱下來了；全國反日空氣也就一天天消沉下去了。這不能不歸功於廣田。

英日同盟之不能繼續存在，太平洋上之軍備競爭——此等國際情勢必然會促成海軍軍縮會議的出現，這是廣田早就預料到的。

原來廣田在華盛頓時，我們知道他一點事情都沒有做，做的祇是從事世界大勢的觀察。照他說來：

——英日同盟絕對不能維持。而結果，爲緩和太平洋上的軍備競爭計，所謂海軍協定就成必要。以前德意志勢力伸入南洋諸島時，英法之間曾產生過一種協定，現在日本勢力取而代之，自然不能不產生相類的東西。

美國也正在注其全力於建造軍艦，可是不容易完成，再加大戰後國內情況異常艱困，所以結果也便向世界提出了軍備縮減談論——

果然，廣田的預測是毫無差池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年，他擔任外部歐美局長的要職。

這時候，日蘇間的北庫頁島石油問題，正在莫斯科開始談判。

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是不容易對付的，經過多次的交涉，終於不得要領。

當時的日本外相是松井慶四郎。

廣田卻做了「松井外交」的後臺老板。有一天：

「大臣，這麼下去，是永遠弄不出結果的呵。」

廣田發言說。

「真頭痛呢。這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吧。」

「辦法是少有一點。來一個「孔明借東風」怎麼樣？」

「這怎麼說？」

「就是那與羅馬尼亞間的石油協定。我們可以向世界大事宣傳，說日本已經和羅馬尼亞成立了協定，所以庫頁島的石油已不在意中。同時，還應對西伯利亞邊境施以威脅，伴認蘇俄的不誠實態度，乃是加於日本的莫大侮蔑。」

「對」

松井慶四郎於無辦法之中，聽了廣田所獻的奇策，絕口稱是；也便把這事情交廣田負責了。

廣田馬上寫成了一本題曰「羅馬尼亞之石油」的小冊子，向海外散發；一方面又暗託外國報紙的記者們故意把日本此種非事實的意向盡量披露。

這麼一來，素以外交詭譎著名的蘇維埃政府，居然也大上其當，不得不對日本所提的條件予以接受了。

這事件的成功，在外交部不消說，就是軍部方面也讚賞不置。

歐洲大戰後實施共產政策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國際上已完全陷於孤立的地位；而第一個與這新興大國恢復邦交的，就是日本。

這恢復邦交的基本方案，是歷三年長時的苦心籌謀始得實現的；而擔當這籌謀職責的，不是別人，卻正是這日本外交部的歐美局長廣田。

日本有一個時期，全國民非常藐視外交部的無能。

歐美隨從外交哪，高領子軟弱外交哪，霞開關（註一）的老爺們都是外國紳士哪……各色各

樣的新奇名詞，都在這時期產生。真有『怨聲載道』之勢。

在這樣的外交陣線中，這玄洋社型的帶有充分東洋豪傑色彩的、精明幹練的廣田，其被同行人視爲異端者敬而遠之，乃是必然的趨勢。

於是在歐美局長任內素著勞績的廣田，竟被貶降爲荷蘭公使了。

(註一) 霞開闢日本外交部所在地，日人以之爲外交部之代名詞。

## 孝悌忠信

廣田弘毅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

尤其是他的孝行是有名的。

在出發赴荷蘭之前，他曾回到故鄉省視久別的雙親。

在傾斜的屋簷下以刻石爲生的雙親，因缺乏紙墨之資而不得不叫賣松毛柴，中小學時代成績的優越，玄洋社的加入，練柔道，習禪理，崇奉孔子，帝大時代的苦學，以至今日的榮達……回想到這一切的一切，真是所謂「人生若夢。」

故鄉之海澄碧依然，宅後的梅花艷芳如舊，光圓寺的鳩兒也仍在啼唱。

只有那飽經風霜的雙親，是衰老了不少。

「你是喜歡吃「撒丁魚漿」的，所以——」母親端了一碗東西給廣田，廣田看看她頭上的



髮已經像霜雪一般的白了。

「你媽媽總想到你做事的東京去玩一次。你爸爸是常常去的。不過我很怕坐車。」

母親這樣一說，廣田自然不顧一切，要偕母親來東京一遊了。

可是，從家鄉到東京有三百里（註二）的路程，在八十年來未離福岡一步的母親心中，自然不勝雲烟萬里之感。

母子倆登上火車，向東京直指而來。

那裏知道，車行不久，到了折尾站，老母果然頭昏目眩，不勝其苦了。於是下車上旅館靜養了一夜。

翌日捨火車而乘人力車。二輛人力車在這有火車電車往來的國道上走着，描成了一幅現代物質文明的幽默圖；同時也是一幅絕好的孝親圖。

可是三百里的遠程只走了約莫三分之一，老母已經病了，疲乏得不能支持了。

「這是沒有法子的。東京祇好不去了呵！」

母親已經這麼表示絕望了。事實上也確乎想不出法子，不得已，廣田服侍着老母在中途的旅舍裏調養了二三日後，就徒步扶攜老母回福岡。

以「外交界的紅人，荷蘭公使的要職，竟能如此曲盡孝親之道；這使鄉里的人們都異常感動。廣田到荷蘭不久，就接到家裏的電報，說母親的病甚危篤。廣田自然恨不得生起翅膀飛回家，但想到自己是立志『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國家官吏，斷斷不能殉私情而棄公務，於是揮着淚拍了一個復電到家裏，說因公務關係，一時未便抽身。

廣田有一個名叫弘道的弟弟，天賦聰慧，殆較廣田有過之無不及。不過他是一個瞎子。富於手足之情的廣田，在中學時代，就常常朗讀各種書籍給他聽的。記憶力強極了，不但聽了多能理解，而且有過耳成誦之概。

廣田在大學時代，偕弘道至東京入盲啞學校。後來弘道立志專攻法律，廣田也就如他的志願，給他去投考法學院。

考試主任是法學博士奧田義人氏。奧田氏看到這盲兒的試卷，條目清醒，絲毫無誤，——例如

義族法第幾條是怎樣的，什麼是載在什麼法的第幾條均能歷歷默記——爲之驚嘆不置。

這樣的神童，可惜在二十三歲就病殤了。

廣田的母親，對於這愛子的不幸，悲不欲生，無虛日地要到聖福寺（在福岡本市）裏去祭坟。在某一日去祭坟的途中，老母誤被電車撞傷，肩骨已碎。可是剛健的老母猶能蹣跚獨自走到骨科醫生那裏就診，而後耐着高體溫回到家裏。二年之後，舊傷化膿，遂致陷於無法救治。

母親臨病危之際，本渴望廣田歸來，以謀最後一面乃可瞑目；及接復電，就靜靜地仰視着季弟德右衛門之妻說：

「噢，不能回來——嗎？也好。請菩薩讓我——」接着又斷斷續續說：

「雖然不能見他一面；此生也已心滿意足。上天，讓我去吧，感謝得很。」

於是閉上眼簾，與世長逝了。在他的眼瞳裏是永遠映着一個廣田弘毅的吧。

三年之後，廣田從荷蘭歸國，聽人說到母親這臨逝的一幕，真是腸斷心碎，馬上跑到母親墓前謝這不孝之罪。

這時候，還有一件悲傷事在迎接着他。

就是廣田那伶俐活潑的第二個男孩——名忠雄——，投攷上級的學校，心中正懷着無限的希望，父親也滿眼望他考取，那裏知道結果竟然名落孫山。失望之餘陷於高度的神經衰弱症。可是後來學校方面來信准他補入缺額，不圖就在接到信這一天的早晨，這正在萌芽的生命竟然自殺了。

這不能不說是廣田有生以來第二件不幸的遭遇。

（註一）指日里，約合華里二千里，此處悉非實計里程。

## 鬱金香

廣田在荷蘭公使任內很喜歡種植鬱金香，沒有多久，就在他自己的花園裏種成了三百種經過變種手續的鬱金香。這許多品種中，有一種已經被植物學者命以『K · H I R O T A 』（註二）的學名，載入現代的花史中了。

可是，廣田公使決不是祇種種花，不做別的事。他對於北歐經濟也下過深刻的研究。他想從這裏找到可以爲日本取法的途徑。

——原來荷蘭這個國家，版圖非常之小，而且四面受英、德、法、蘇等強大國家的包圍，她爲了不得不和這些強國抵抗，把一切的經濟組織都托辣斯化了。

一切的企業，都以防衛自身爲宗旨，結成了鞏固的集團。所以國雖小，像石油一項，就有『羅耶爾達契』公司那樣勢力極大的組織，是一面取得英國『殼牌』石油公司的聯絡，一面從南美的

培內茲挨拉油田大量採油。

至於橡皮事業，過去集中於星加坡的勢力現在都轉移到荷領印度來了，其產額幾佔全球橡皮產額之半。星加坡是完全被她打倒了。這也得惠於荷蘭經濟的特殊組織力。

荷蘭於股份公司的運用，又非常巧妙。她的理想是「一盾公司」。在別的國家，公司資本愈大愈好；在荷蘭卻是愈少愈好，祇有一盾資本的公司，纔是最出色的公司。爲什麼呢？因爲公司把賺來的錢逐漸償還股東，愈賺錢，公司的股本便愈減少（不分紅）到後來只剩了一盾，所以說是最出色。

廣田研究所得的荷蘭就是如此的。

從荷蘭歸國，途經波蘭。他曾去拜訪波蘭大總統。

波蘭是歐戰後脫離俄國而獨立的新興國家。這時的大總統是馬沙爾·吐比爾斯基。

「我曾經到過貴國呢。」

大總統握着廣田的手說。

「噢，什麼時候？」

「日俄戰爭當時。」

「有何貴幹？」

「哈哈——實在是做了俘虜被收容在日本的松山地方。」

「呵？松山——馬沙爾·吐比爾斯基，不錯。那末，你還記得那時候，有一個日本大學生來慰問你們，向你詳探俄軍的祕密這件事嗎？」

「有過這麼一回事的。」

「唉，真是奇遇了！那時的那個窮學生，正是這現在站在你面前的廣田呢。」

「唸，那就是你——嗎？」

（註一）即「廣田弘毅」之日本讀音。

## 鬪氣

一九三〇年廣田擔負了駐蘇大使的重任。

這時，日蘇二國間懸案山積，日政府認為除了廣田以外，別無適當的人可以負得起這個解決懸案的重責。廣田就在這政府的厚望之下，皮包裏塞滿了急待交涉的案件，上了莫斯科的征程。

一到莫斯科，連行裝都未卸下，便匆匆赴蘇維埃政府去找那有名的加拉罕外長了。

這差不多已成爲一般的通例：無論怎樣性急的人，身爲一國全權大使，到任地半月一月內，總是不談正式的外交事件的。

可是廣田，鞋底還粘有日本的塵土，就挾了整疊的懸案跑到蘇維埃政府去，這不是要使手腕嚴辣素負盛名的加拉罕，也心生幾分忌怯嗎。

「此刻不在部裏。」



加拉罕教號房傳出了這一個閉門羹，以便從容考慮應付之策。

廣田第二天一早又打電去請會面。

「今天對不起，要開會，所以不能見你。」

加拉罕又三言兩語地迴避了。

接着第二天再打電話去，不是說有事，便是說不在，最後竟說是旅行去了。

廣田明知加拉罕仍在莫斯科，竟用旅行的話來拒絕，這不能使他不生氣了；雖然這生氣也許是假的。

於是他在電話裏怒目切齒地警告對方：

「……對於一國的全權大使，那有無故不接見的道理的！你們把日本當作什麼？這不顯然是侮辱日本嗎！這種侮辱友國，拒見全權大使的態度，從國際信義上看，不是可以輕視的問題。好吧！你們既敢如此無禮，不能不看作是斷絕國交的舉動，那末鄙人滾了鋪蓋歸國吧。請記住，這責任是與你們負的。」

「總之，我已經絕對不願和貴國政府進行交涉了。無論加拉罕也好，誰也好，都不願談判了。」  
蘇政府這一來，未免感到一些不安。

後來加拉罕屢次要求會見，廣田也一律拒絕。

這麼僵持了一個多月，時過境遷，在一個恰當的時機裏雙方會見了。

會見之下，廣田馬上打開公事包。首先提出來的是朝鮮銀行問題。這使加拉罕吃了一驚：

「我們就開始談判了嗎？」

「日本人是性急的。這個問題，是由於敵國的朝鮮銀行海參威支行操縱盧布行情，貴國官吏乃施以嚴辣的壓迫，甚至拘禁該行職員處以體刑；這事態傳到東京，遂致惹起貴國駐日代表安開夫氏的不幸事件。這種問題本來只要使朝鮮銀行不再有混亂行市的舉動就可解決的；然而貴國不惜小題大做，封閉了銀行，又對行員施以體刑，這不是徒然平地掀波，刺戟了日本的感情，結果引起安開夫氏的禍端，是不是？」

「那末，你能負責阻止朝鮮銀行搗亂金融的行爲嗎？」

『這是很便當的事情。』

這個關係兩國邦交的嚴重問題，就這麼狠簡單地解決了。

接着提出來的是盧布談判，即關於盧布對日金比價的談判。

原來兩國貨幣換算率的規定，多了一分或少了一釐，對於國際交易相互的利害關係是很大的，所以成了很難決定的懸案。

這次談判的結果，也總算由加拉罕讓了步，規定每盧布合日金三十二錢五釐（註一）

其次是每年在北洋不斷發生糾葛的日蘇漁區問題。廣田說：

『這個問題，如果專在條約或法理的基礎上交涉，那未經過五六年也未必解決得了的，不過要這麼做呢，我是做上五年十年也行。』

『不在敝國方面也認為要快一點解決纔是。』

『是現成的辦法也不是沒有的。』

『什麼辦法呢？』

「總而言之，不談一切的理論，雙方承認漁區的現狀，以其爲實際的原則解決之。」

「對，就這麼辦吧。」

在談判的進行中，自然不是這麼三言兩語了事，但總之廣田的態度是該軟則軟，該硬則硬，該讓步則讓步，一切延擱多年的懸案都經他的手迎刃而解了。

所以，在廣田爲駐蘇大使的時期中，日蘇的關係，也就比較地良好了一點。

然而在同一個時期，中國正是聯合蘇俄實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最澎湃的時期，廣田對於在蘇聯的青年華僑未免感情很壞，聽說曾發生過暗殺廣田的事件。

廣田在對蘇外交上獲得了勝利，不久日本政府就以至大的信賴和期待，昇他做了外務大臣。時在一九三三年，首相是齋藤。

真是所謂「非常時」，誰料得到會這樣快就要廣田出來做一國外交的首腦呢。

——廣田很好。只有廣田可以做。廣田對於世界各國的感情都不差。尤其精通美、英、中、蘇諸國

的國情。在國內，對軍部，對實業界，對政黨，對浪人也都有好感。他這一定能打破難局，給躍進的日本以莫大貢獻——

這是一般國民的輿論。

果然，他沒有違背了以上的期待——

他爲了實踐大陸政策，毅然決然退出國際聯盟了。

凍結了的中東路讓渡交涉，也經他之手一舉成立了。

在職二年。

於是，誰又料得到會這樣快非他上臺做總理大臣不可的呢！

（註一）依現在華幣對日金之比價計算約合三角三分。

## 萬人矚目

「二·二六」大事變之後，誰出來組織後任內閣，以打破這非常的難局呢？——這使全日本的國民都墮於迷惑中。

元老西園寺公應天皇之召，扶着杖從興津上車晉京了，一到東京他就入宮覲見天皇，天皇要他物色後任首相的人選。他的回答是：

「容臣考慮一下。」

西園寺公深居在宮內部的一室裏，經過了三日的深思熟慮，至三月四日午後二時，乃向天皇奏薦了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公。

「唉！依然是這麼的老套頭嗎？」

這是國民之聲。

可是近衛公畢竟以年老力衰及對於時局的應付沒有自信等理由，拜辭了這大命了。於是，時局愈益陷於迷惑狀態中了。

西園寺公再經一晝夜的熟慮，於四月五日遂下大命於外務大臣廣田弘毅。

「唉，廣田弘毅！」

「噢，廣田嗎？」

「這很行。」

「他纔是日本的明燈。」

國民都在默默無言中抱了這種情緒喝采廣田的登臺。

廣田於天皇之前拜受大命之後，立即以外相官邸爲組閣本部，進行權衡這要向大難局前進的「廣田丸（註一）」的船員人選。

「余今接受組閣大命，拜察聖旨，端在衝過現下之非常時局，余應努力以達此目的。至關員之權衡亦抱着適材適所之人物本位主義。」

廣田一面發表這樣的聲明，一面即與馬場鑓一、川崎卓吉、前田米藏、永田秀夫四位權謀策士晝夜進行權衡之議。

首先是軍部問題。總之，軍部的政治壓力是極大的，自然要放在第一步考慮。寺內陸軍、永野海軍——這麼行不行呢，比這樣更適當的人材是想不出了。

其次是兩大政黨。政友會二人，爲公平起見，民政黨也二人——於是決定賴母木氏任交通，田任農林，川崎任商工，前田任鐵道。

此外，外交歸吉田擔任，司法歸小原，財政歸馬場，教育歸永田，拓務歸下村。

「廣田真行」

國民都這麼讚揚着，表示對廣田內閣的信任了。

可是，這隻「廣田丸」正要啓碇出發的當兒，俄然在船頭浮出了一個大暗礁。

陸軍方面對於這新閣陣容大示不滿。寺田陸相勢難登臺。

廣田被驅入極度的苦境中了。



官員的權衡工作受外力的掣肘，無論在面子上，或信義上，到底都是極難堪的苦痛。

「廣田祇好辭謝不幹了吧？」

一般的輿論這麼憂慮着。

然而廣田想到自己的立場既然是純潔的，那末逃避這國家的嚴重時局，就身為國民說，是一種不德，對於聖旨說是一種不忠；所以也只好抱定堅強的決心與陸軍方面謀妥協了。

廣田與寺內連續會見了四次。

這中間，空氣一天險惡一天，廣田忍耐着，讓步了又再讓步。

「廣田不行。」

「想不到會這麼沒志氣的。玄洋社出身的人，竟然如此！」

非難之聲日高。

可是廣田心中有這樣的覺悟：

——無論怎樣受苦，只有上遵聖旨，下安民心，纔是為臣節唯一努力的途徑——

所以依然竭力發揮他的「耐」性。過了一個難關，又是一個耐了那麼暗澹無光的五天的長時間。

「啊！廣田依然是偉大的。他抱着那強韌的耐性，向今後的難局前進啦！」

國民們又是一片的喝采聲。

黑暗的首相官邸有了明燈了。

國民的燈塔——首相官邸——廣田弘毅——市民們心裏作這樣的聯想，一羣羣湧到這會經當作可怕的魔窟的首相官邸連呼萬歲了。

在官邸裏，那由首相家鄉趕來的四五十名玄洋社的舊友把首相高高抬舉起來歡呼了。

「誠然是幹才；誠然有涵養！」

舊友們的眼眶裏都含着歡悅之淚。

靜子夫人——呵，當時的浩浩居的「紅一點」的靜子小姐，心裏作怎樣的感慨啊！

美麗的兩位令嬾和兩位公子分立左右，夫人在鄉友們的大歡呼中，默默俯着頭眼裏落下——

滴滴水晶般的淚。

無數的親戚，知友喝乾了杯中的麥酒，合唱回憶中的『黑田節』歌：

——皇國武夫——

廣田也唱了。

兩位小姐也唱了。

靜子夫人的唇也在動。

（註一）日人稱輪船曰『丸』

## 歡騰的家鄉

五日的午後，消息傳到廣田的故鄉福岡市，全市都充滿了歡騰的氣象。市議會專為慶祝首相，召集了緊急會議。

「我們的廣田奉大命為首相了。」

無線電報告這消息，報紙的號外也為這消息咆哮着。

電車中也好，公共汽車中也好，劇院也好，酒館也好，一切的公共場所都充滿了「廣田」「廣田」的聲音。

鍛冶町二十二番地廣田的老家，門頭張着「廣德」二字的牌號；廣田胞弟德右衛門正是身穿印有「廣德」二字的工服，跨在一塊大墓碑上，「孔孔」地在振鎚打石。

號外！

五六個夥友手持報紙號外與高采烈地叫着：

「唉，師兄！我們在東京的那位師兄做總理大臣了。」

「呵！」

有的奔到店裏來了。

「什麼？」

德右衛門驟然從石上立起來。

一個品貌端莊的白鬚老人，兩手扶着杖從裏頭走出來。

「爸！」

「呵！這號外的消息確實嗎？」

「啊！不會假的吧。」

正在說時，五六輛新聞記者的汽車，爭先恐後地擁上來了。

「恭喜，恭喜。」

歡騰的家鄉

「恭喜！」

「請老先生講幾句話，講講從前的事情。」

「請給我們拍一個照！」

「老伯，請大笑一下吧。」

「父子兩人合抱起來笑笑好嗎？」

喧擾極了。

心靈敏捷的商店老闆，則開始用「廣田首相萬歲」，「我們的廣田首相是福岡的光榮」等等大字做了店面的裝飾。

同町的人們紛紛挑了紅鰓魚和酒來做賀禮，老人和令弟突然不見了。

他倆進去洗了浴，換了端正的衣裳，喜氣滿面地到菩提寺，到先祖的墓前去祭祀了。

由菩提寺歸來，一看，廣田的母校大名小學和修猷館中學的學生各約一千五六百人，由教員率領排列在這打石坊的門前高呼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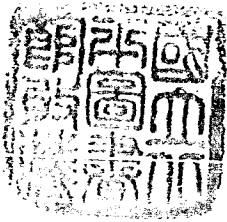
德平老人立在這天真可愛的幾千孩子之前接受他們的歡呼時，老眼裏淌着感激的淚，作了如下的簡單的說話：

廣田的榮達，完全是本地教育之功，這是我所十分感謝的。

教員們向老人答了禮就領學生們離去了。

接着來的是福岡縣知縣烟山氏和隨從的屬吏們。他們也向老人申述了祝賀之意。全町都懸旗休業。

就廣田個人說，是走進了男子之所以爲男子的最高決勝門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六七〇八上

徐

廣田弘毅傳一冊 (31906)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岩崎榮

譯述者 汪靜之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 翻 印 必 有 \*  
\* 權 所 究 \*  
\*\*\*\*\*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

陸

